

299 ~~112~~ ~~118~~

湖 北 論 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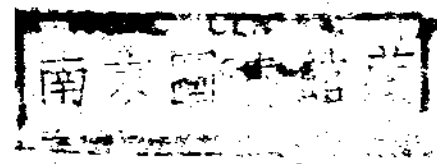
從選舉看憲政.....	雲坡
難乎其為民意機關了.....	有年
「我不在乎」.....	秋筠
保障新聞自由.....	新民
論目前的中央財政.....	潤生
游資與民力.....	黎少岑
戰後世界的民主浪潮.....	周真
我國外匯管制政策.....	吳慶和
社會怎樣才能進化.....	趙平
那寬大明朗的自由天地之企望.....	曉淵
博學的歌德.....	李榕偉
台灣需要好政府（時論選輯）.....	

卷二第



湖北論壇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從選舉看憲政

雲坡

本刊上期，揭載「從人權看憲政」一文，人權得不到保障，憲政便無從談起，這是一針見血的看法。現在，基於憲法的一些選舉法規都公布了，我們要測驗憲政能不能兌現，就先看選舉情形怎樣。假若選舉情形不好，乃至很壞，便等於把憲政取銷。因為選舉一壞，等於憲政失掉基地，百丈樓臺不能懸空結構。這種看法，比較前一種看法更為頂真。

所謂選舉情形的壞，並不是說被選舉出來的人不孚衆望，不夠理想的標準。因為人選的夠不夠，是整個國民文化水準的反映，不應過存奢望。只要是合法選出，不是勢挾利誘選出，不是包辦式的選出，便都是好的。壞就在辦理選舉的，執行選舉的和競選的，不遵循正軌。違法舞弊而不顧。假若這樣，就令選出來的是人才，結果也是很壞的。因為憲政建築在選舉上面，而選舉又建築在自由上面。違法舞弊，根本為憲法所不容；違法舞弊的選舉，根本豈立不起憲政，憲政的金字招牌便要倒下來。

在今天，要想開創良好風氣，選舉人和競選人，當然都有責任，但筆者認為責任最大的，還是辦理選舉的各級政府。因為今天是黨治政府還政於民，「無伊尹之志則篡」，證明篡不篡，就在此一舉。而且，只要政府辦理選舉的責任盡到了，選舉人和競選人也就不敢違法，無法舞弊。辦理選舉要盡到責任，只須嚴守三點：第一，對於法定程序要嚴格辦到，不可疎漏或錯誤。第二，不拿權力幫助人當選或妨礙人當選，換句話說，不可剝奪選舉人的自由。第三，發現選舉人或競選人有違法舞弊的情事便立即依法糾正，不可裝聾作啞或隨波逐流。平心而論，做到這三點本不算難，但一般人就過去的經驗推測，却不能不擔心。這是不是過慮呢？誰也不敢下斷語，而要等待事實證明。

舉例來講，「選舉人名冊，由各主管選舉機關編製完成後，分別發給選舉權證，以憑領取選舉票。」這是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和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所同樣規定的。這一規定要切實做到：第一，選舉人名冊要確實，沒有虛列，也沒有遺漏。第二，選舉權證要確實分別送到各個選舉人收執，不可落於他人之手。第三，選舉人要親自持證到選舉場所領取選舉票，如不持證到場，便是棄權，不能由他人代辦。這三點，是辦理選舉的人起碼要注意到的。這三點不確實做到而進行選舉，在憲政國家，是不可想像的事。但在中國今後幾個月中的

R
505
723.5

選舉，選舉人名冊是不是確實無訛？選舉權證是不是操在少數人手裏，多數選舉人并不知道這回事？選舉時是不是由少數人拿大批的選舉權證領取大批的選舉票，僱用大批書手填寫？這都是大成問題的。假若或者果真：選舉人名冊編製不實，選舉權證和選舉票採取整莊批發的辦法，填票投票公開由競選人僱人辦理，那還叫什麼選舉？而事實上，誰也承認這些顧慮不算過分。筆者今天明白說了出來，也就是提醒各級政府，希望將這些顧慮實否定這些顧慮。

開口奶要吃得好。這次選舉，不獨關係憲政失敗與成功，并且關係國家民族治亂興亡的命運。這大難臨頭，舉的人，在中華民國憲政史上，不是功首，便是罪魁。固然，選舉的糾紛和訴訟，向來以不了了之，政府是不怕這些的。不過，選舉辦得好和壞，合法或違法，無弊或有弊，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吾儕小民，企望太平太久，太切，對於政府不能不癡心作虔誠的祈禱。

難乎其為民意機關了

有年

現在大家所稱為民意機關的，就是省。縣。市參議會。依照規定，省參議會每六個月開會一次，縣。市參議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此外再沒有開會的規定。各參議會的職權，須由開會方式行使，假如依法應由各參議會議決或審議的事項，在上次大會休會後發生，距下次大會會期又很遠，事件的進行又有時間性，不能懸擱久待，怎麼辦呢？所以通例都有召集臨時會的規定，而現行的各級參議會組織法規獨付缺如，我們雖然不願以不肖之心揣度政府立法的用意，但不能不認為是立法技術上的大疏漏。四川省參議會請解釋可否召開臨時會，行政院答覆：組織條例既無臨時會規定，自無庸召開臨時會。湖北省參議會第二次大會有一提案，詳敘理由，請中央於省參議會組織條例中增加召集臨時會規定，以利行使職權。事經數月，尚沒有回文，顯見政府對此並不重視。最近新湖北日報載：「省政府頃准內政部公函，查本部前奉行政院交議甘肅省政府請示，民意機關對於地方急辦事項，故意拖延不予審議，應如何補救一案，經以……由省或縣政府附具理由，促請剋期審議，如逾期仍不審議，得呈請行政院或省政府核辦。并經奉行政院核准。省府特轉飭各縣市政府知照云。」就上述中央對於民意機關和地方政府請示之案處理情形前後對照，令人有難乎其為民意機關之感！

組織條例沒有臨時會的規定，是不是疏漏？應不應補救？既經民意機關提出請示，自應加以考慮。因為條

643671

南京圖書館藏

例沒有規定，便說無庸召集，這未免是「不求甚解」的答覆。等到頂真提出有開臨時會必要的理由，請求增加規定，以利行使職權，這拖延不予答覆。這意味着：條例上規定的職權，不過是擺擺樣子，不能行使，沒甚關係。一聽到地方政府陳述民意機關對於急辦事項，故意拖延不予審議，請求補救，便特別予以重視。拿出負責的態度，明白指示：限期要它審議，逾期不理它。這種指示，在原條文裏面，是找不出根據來的；好像是認為民意機關消極搗亂，不能以命令補充法律，採取積極的強硬的對付手段。就常情論，民意機關即令與政府不合作，對於地方急辦事項，儘可依其職權予以否決，何必故意拖延不予審議？川鄂兩參議會，或請解釋可否開臨時會，或請增加開臨時會的規定，都是爲了行使職權，都是爲了爭取機會審議急辦事項。何以甘肅的民意機關反而故意拖延不予審議？果真有拖延不議的事，那便是上次大會已畢，下次大會又遠，臨時又沒有召集開會的根據，這時，民意機關正苦悶沒法行使職權，反而說它拖延不予審議，這未免太滑稽！法定會期是刻版式，六個月一次或三個月一次，既不准它開臨時會，又限令它對期審議，這不僅是滑稽，似乎有些故意作弄。這樣，豈不是難乎其爲民意機關嗎？

民意機關不是裝飾品，不是擺樣子給人看的。如果需要它，對於法律給予的職權，雖然小得可憐，須得讓它行使。經常會既不能天天開，又不准開臨時會，急辦事項要它對期審議，它有啥方法審議呢？沒法審議，便加上故意拖延的罪名，乾脆不要它審議，逕呈上級機關核辦，這豈不是等於把民意機關取消？站在政府立場着想，現在正以民主憲政相號召，對於這一問題，似乎值得重加考慮！

「我不在乎」！

秋筠

上月八日，天津各界在東車站歡送軍調部吉倫將軍時，與會各報記者竟遭美憲兵侮辱！一美兵強拉某記者衣領，猛力後推，並稱：「你還要我打你的鼻子嗎？」美駐津總領事施邁斯向前制止，該憲兵謂：「我奉有命令，我不在乎。」（據大公報所載如此）這「我不在乎」四字，說明了駐華美兵的一切行爲。從這四字，他們的聲勢雖然如見，悚然可懼。他們何以敢於在北平強姦女學生沈崇？我不在乎。他們何以敢於在北平鳴槍擊斃學童王喜鳳？我不在乎。他們何以敢於在青島坐人力車不給車資，反而以利刀刺殺車夫身死？我不在乎。他們何以敢於在青島鳴槍恐嚇華婦，子彈穿胸殞命？我不在乎。這一連串要姦就姦要殺就殺的事件，都是由於他們

意識深處「我不在乎」的氣派導演出來的。任憑新聞記者在輿論上有權威，然而從他們看來值得什麼？我不在乎，其奈我何？他們對於別國的記者，是不是敢於這樣？似乎沒有前例。

人類的道德，世界的和平，都是建築在彼此互相「在乎」的觀念之上。而人類的一切罪惡和世界的循環禍亂，就是由於一方對另一方「不在乎」而起。所以我們今天奮鬥的目標，就是要使得人家對我們「在乎」，不容許人家對我們「不在乎」。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在乎」？「不在乎」？我們不要問人家，應當問自己。「在乎」，何以招之使來？「不在乎」，何以揮之使去？這都要「求其在我」。

保障新聞自由

新民

由無錫人報之被打，掀起了各地新聞記者的怒潮，提出了保障新聞自由的要求。

報館之被打，已不止這一次了，獨在這次會惹動了風潮，其間不無原因。

不問報館本身有無過錯，不明不白地去予以搗毀，就真有些不大合適。論理社會上是應該寄予同情的，新聞界更當感覺有物傷其類的憤慨。無奈這既屬不明不白的無妄之災，不僅有冤無處喊；而且，正不知危險之來自何處，勢又不能不耽心到會爲了打抱不平，而反給自已先惹下了災禍。

這一次可不同了，打報館的是學生，冤有頭，債有主；扯起來才有個着落。何況學生決不會有什麼了不得的來頭，了不得的背景，其可能賦予的威脅，亦只限於一隅；大可以碰它一下。

就報館之屢次被打的情形看來，報館是弱者；就歷來所有一切打報館的人們看來，學生也不免還是其中的弱者。學生所學何事，奈何獨學會了這一件事？而報館竟到了一個連學生都敢於打它的地步，新聞的自由，也就實在是太成問題了。

積累了不平的壓抑，終有一天會叫出來的，無錫人報的事件，不過是一偶然的導火線而已！

平心而論，在這些被打的報館之中，其正是爲了主持正義而遭來橫逆的，固然是佔多數；但據聞其中爲了一二個新聞界的敗類，喜歡借發新聞敲竹槓，以至於多遭怨尤連累得整個報館遭殃的，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不過無論怎樣，給它這樣一個結果，多少是有點兒過分，想來連那些去幹這樣事體的人，事後回想起來，當亦

有下手太重之感。

有這許多報館被打，已經夠我們這一個走向民主的國家，感覺難過；而尤令人難堪者，是據大公報的統計，在九起搗毀報館的事件中，竟有五起是出於學生之手。

學生實在是太純潔了，容易受風氣的傳染，在打風盛行之下，公然也染上了這一不良的風習，動不動講打，每一個做父母的人，如不願其子弟們去求學的時代，就如世囂張；便應該從自身約束起；作算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都要去訴諸法律，以免得在年輕人的面前，做出一個連自家也不大願見的榜樣。

同時，也不免有些太純潔的學生，或者是分不清是非曲直，或者是無可無不可，任人擺弄操縱；竟令一向保有民主精神的傳統的學生，也三番五次地幹出些妨礙新聞自由的罪行；這究竟是誰的過錯？

這風氣勢必得要改變一下才好，對於新聞自由最有效的保障，是讓它有過於恐懼的自由，再不須要任何的保障。

春日山莊五首

和杜子美韻，時在恩施。

胡忠民

雨密青山遠，晴開碧海深，陌花爭慰眼，林鳥巧言心，未能登樓去，還處載酒尋，歡娛時苦少，烽火到如今！多難常忘己，久驛敢計年！蹉跎憐白髮，感慨寄清泉。喪亂愁腸結，太平望眼穿，勸農姑播種，收穫可憑天！薄漾春波綠，新妍野樹紅，拙鳩偏喚雨，高木易生風，揮手臨歧客，開顏欲醉翁，武陵何處是，聊此畫圖中。環翠松連竹，踏青屐印苔，于容知壯志，合抱惜良材，飛燕穿梭快，梨花擁雪開，東家專好苑，讓我自由來。故國怨淪陷，男兒恐浪生，佩符成底事，持祿與誰榮？見性應空相，師心豈爲名，惜惜百花裏，身世兩忘情。

春日雜感四首

腐塵方靖，國燭禍起，民生愁苦，世風腐敗，感而賦此，聊比風人之旨，時在武昌。

前人

已苦兵戈滿，更悲物慾橫，瘡痍號衆庶，厚富笑公卿，栩栩堂前燕，駸駸海上鯨，平生無忌刻，獨抱杞人情！堯舜亦人也，人皆可效之，不嫌湯武反，何怪莽操欺！揖讓懷前古，文明際此時，爲公天下久，請速去貪私！求疵世所易，從善古來難，好惡仁人事，是非智者端，欲排門戶隘，一揭地天寬！日月無私照，妍媸入靜觀。大地寒猶動，疑春尚未回，勝天無至計，理國賴賢才，正氣從剛出，陽和自泰來，薰風知有日，佇待密雲開。

論目前的中央財政

潤生

本年度中央歲出預算爲九萬三千餘億，據開原爲二十三萬億，因國府蔣主席限定歲出預算總額不得超過十萬億，軍費不得超過總額四分之一，軍費預算才減到三萬五千億，總預算也就減到九萬三千二百億，這個數目是靠不住的，軍費的開支在內戰期間，決不可能用預算的數字來限制，也許二十三萬億比較可靠，如以這個數目與歲入總預算七萬餘億相較，不敷約十六萬餘億。並且本年預算是在一月三十一日以前編就（一月三十一日立法院通過本年度預算）以那時的物價爲標準。經過二月間物價的驟漲一倍左右，現在物價又在上昇，將來恐怕還要上昇，不敷之數，至少恐怕在一倍以上；因爲物價上昇後歲入方面的增加趕不上歲出方面的增加（就原來預算所列歲入而言），估計入不敷出之數約三十萬億，如何能平衡這個差額呢？

政府以往用以平衡收支的主要辦法，是增加法幣的發行，於是引起通貨膨脹，以及通貨膨脹的惡果。政府目擊當前經濟的危機，知道無限增加發行的危險性，所以在二月十六日公布的一「經濟緊急措施方案」，規定平衡預算的辦法：（一）節省非迫切需要的支出，（二）厲行徵收各稅及加開新稅源，（三）出售敵偽產業及購得之剩餘物資，（四）出售一部份國營事業。在三月十六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發行三十六年美金公債一億元及美金短期庫券三億元，也是爲平衡預算的。

這些辦法的實行，對於目前財政的影響如何呢？

從目前情形看，似乎內戰一定得打下去，政府的戰費因此不得減削，所節省的支出——如果真的節省——與戰費比較起來，必微乎其微，甚至於可以忽略，因此在支出方面節省是非常有限的，平衡預算只有從增加收入方面着手。

在舊稅方面，厲行徵收。所謂「厲行」，可解釋爲兩種意思：（一）嚴禁舞弊中飽。（二）增加稅率。在第一種意義之下，厲行徵收是應該的，但是很少聽到因徵稅舞弊而得到嚴格處罰的，也許是沒有人舞弊中飽。在第二種意義之下，問題則較複雜。如果原來稅率太低，增加稅率或者可以增加收入而不致影響生產，如果稅率已經達到「飽和點」，則增加稅率或使生產萎縮，而影響稅源。在目前，生產條件不好，稅率不宜太高。即令是盈利所得稅有時也不能太高，因爲風險較大的投資，如果報酬不高一點，沒有人願意經營的，何況現在內戰期間，投資的風險很大。由此說來，厲行稅收的結果，對於庫收的增加是很有限制的。

增開新稅源尚未實行，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南京開直接稅檢討會，對籌辦財產稅與特種營業稅提案，縝密研討，并提請當局核辦，現在還未見實行。也許仍在籌備計劃期間，恐在數月內不得施行，施行之初，也不見得在財政上有多大的幫助，因爲開始實行，行政費用必大，而徵稅範圍不廣。如此看來，本年度因租稅而增加的收入，對於預算的平衡爲力甚少。

出售敵偽產業及剩餘物資可得到一批收入，但上年度已經賣去若干，本年度能賣多少錢，很成問題，況且出售敵偽產業後，則歲入敵偽產租賃收入減少，或者完全沒有。

出售國營事業，據云可得數萬億。但出售以後，歲入公營事業的收入，即將減小，因爲不賺錢的公營事業，人民是不會收購的，例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三十五年度純益即在一萬億元左右（見該公司三十五年度工作報告），現在公營事業尚未發售。

發行美金短期庫券及美金公債，是最近引人注目的財政措施，不妨以多

一點地位來討論一下。

美金庫券總額為三億元（以現在匯率計算，合法幣三萬六千億），依照中央銀行美金牌價，以國幣折合美金發售，年息二分，還期三年。於本年四月一日及十月一日各發行半數，（事實上，上期於四月五日起發售），每六個月還本付息一次，本息之償付，按支付日央行美金牌價折算，付給法幣。還本付息基金，由國府就國營生產事業及接受敵偽產業中，指定若干單位，作為擔保，上述事業及產業出售所得款項，應儘先撥充每次到期還本付息基金，如基本不敷支付本息時，另由財政部撥款補足，政府得提前償還收本庫券之一部或全部。

美金庫券條例要點有上述，因發行及收回庫券均以法幣支付，則以美金計數，不過使購買庫券的人對於法幣將來的貶值可以得到相當保障，因此利於庫券的推銷。因為每六個月付息一次，到了十月初，就得付出相當一千五百萬美金的法幣（以現在美金牌價折算，應為一千八百億），以後各年的歲出負擔因此加重。

於此所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庫券的發行可能為出售敵偽產業及國營事業的準備，因為出售上述產業及事業，在技術上，不能也不宜一次出售。民間一時無此資力購買，所以不能。一次求售必定使價格吃虧，且有使通貨驟然緊縮的顧慮，所以不宜。因此先發行庫券向人民借款，以後俟機出售，以所得收回庫券。從以國營事業及敵偽產業作為本庫券還本付息的担保及基金，可以看出來。四月六日上海大公報載王雲五先生談話謂：「作為担保品之國營事業，當然不出售，出售之國營事業，當然不作為担保品」。恐怕是靠不住的。王部長也許沒有看清楚美金庫券條例第八條及第九條，如果此次庫券的發行，僅為出售敵偽產業及國營事業的準備，則庫券所得只能視為出售上述產業及事業所得。但在本年度財政上的幫助，却因時間性而有利。政府且可出售非作為担保品之敵偽產業及國營事業以彌補本年度財政的不足。

與美金庫券同時發行的有美金公債一億元，用以充實外匯基金，發行分

兩期，與美金庫券發行期同，每期也是發行一半，購買須用外幣及黃金，還本付息則用美金外匯，年息六厘，每六個月還本付息一次，十年還清。還本付息所需外匯，由外匯基金項下撥付。

如果一億元美金公債能完全售出，政府可以減省向人民購買一億美金所需之法幣，（以目前匯率計算合法幣一萬二千億），在財政上不無小補。一九四六年中國總入超為法幣一萬零八百九十餘億。以去年匯率折合，約為美金四億餘元。本年入超可能因加緊限制輸入而減少，一億美元對外匯基金也許有相當幫助。不過以後六個月還本付息一次，如果那時中國出口貿易仍無起色，外匯基金如何能付本息呢？

將這些不銜預算的辦法回顧一下，其不銜差額的力量很有限制，總預算收支不敷達三十萬億，假定美金庫券及公債都能銷盡，所得不過四萬八千億。（就目前情形看，庫券及公債的銷行不暢，將來是否全部售出，大成問題）。租稅收入，即令增加，必極有限。然則二十餘億元的差額，完全由出售敵偽產業，國營事業及剩餘物資所能平衡嗎？這是不可能的。在目前生產環境困難之下，不是利潤極有把握的生產事業，人民是不肯投資的。

不銜預算，還有一條路，將來日本先期賠償的物資運回後，可以將一部分售與人民。不過這些賠償物者是一批工廠，從日本搬運回國，重行裝置，據四月七日上海大公報載，費用約法幣八千億元，這是預算中未列入的支出。工廠運回以後，那些留為國營，那些售與人民，國營的工廠，在目前情況下，恐難一時開工，開工後是否馬上賺錢，也成問題，如不能賺錢，則又增加以後國庫負擔，出售與人民的工廠，也不是一時可以賣出的，即令計劃就緒，標價出售，人民考慮目前的原料，人工，運銷，以及將來可能發生的變動之後，購買不見得踴躍。沒有和平的環境，長期投資不會發達的。因此日本先期賠償物資對於本年度財政，恐只有增加支出，而使預算不平衡。

於是政府以什麼來平衡預算呢？恐怕還是借重增加法幣發行，使通貨更加膨脹。（四月十四日）

游資與民力

黎少岑

一 高金利的錯覺

存款項的利息，或拆用款項的拆息，一向是不允許超過某一定額的；但在此採取經濟緊急措施之時，爲了確實封閉那黃金美鈔與外匯等的投機之門，不能不替游資去另外找得一條出路；於是乎有了提高利率以吸收游資的辦法。拆放的利率被提高了，接着便又有了各地利率高漲的報導，並視爲成功之舉。

在三月上旬，正當高金利的美景，在幻弄人們的錯覺的時候，筆者曾發表一文，指出這苦於利息高昂的社會，何以忽對於利率之更趨高昂感覺興奮；並指陳高金利之不能有助於經濟局勢的改進，預斷利息之必將違反人們的願望，反而在提高的努力之下，便趨低落：

「首先，想要研究近來爲什麼有人會對高利貸這樣地垂青，這因爲在黃金美鈔停止買賣之後，就心到游資之沒有出路；爲了要把游資吸收進來，便不能不希望利息之提高。

「生產之停滯，與一般貿易之蕭條，又爲促使人們歡迎利率高漲之另一原因。依各業發展的情形看來，現在唯一蒸蒸日上之只有銀錢業，利率之高漲，反映出銀錢業之繁榮；既然要從這裏面去看繁榮，便不覺而希望利率之高漲。

「這要便發生兩個問題了；要利率高漲是可以的，第一是要問利率是從何處學生？第二是要問所吸收到的游資，又將送到什麼地方去？對於這兩個問題如果沒有一個肯定的答覆，事實即未可樂觀。

「有利潤才有利息，在正常的狀態之下，利息總比利潤較低，這爲了還要留下一部份的利潤，來給企業家享受。看看現在的生產事業，除了幾個特

殊的部門之外，利潤均爲數甚微，可以說，現在的利息，便根本和正常利潤，沒有關係。至於紡織工業之能得較多的利潤，是隨中紡叨光；麵粉工業之討好，則又與糧食之囤集居奇的獨占價格有關，仔細分析二者中之利潤的確實來源，大部份不能直認其爲生產利潤。

「貨幣本身是無法增大其價值的，不事生產，一塊錢放一輩子都還是一塊錢。現在離開了生產事業，單獨希望一塊錢會經過一個時期，依着高利率積累成兩塊錢或三塊錢，試問這個多出來的一塊錢，又是出於何人之手。無論是某一事業或某一個人，如經常只負擔利息，而沒有其他的收益，足以補償，即使是暫時能負擔下去，也不會能負擔很長久，總有枯竭的一天。同樣要一個生產凋蔽的社會，來負擔高額的利息，也總有此路不通的一天。

「再則游資吸收到銀錢業之手，如果還沒有被投放在生產性的事業之上，始終還只是游資，始終還只是不事生產的資本，那對於吸收游資所付出的高額利息，是頗難補償的。正常的生產事業，在這不景氣的期間，那裏還償得起拆息。只單把游資吸收起來了，又無法投放到正常的生產事業上去，對於游資之腐蝕國民經濟的毒素，不僅無法消除，且因高利貸之積累，反而加重其剝削的性能；最多只是在一轉手之間，對游資之繼續膨脹，作一保證而已！

「這就是說，利息沒有來路，被吸來的游資還是沒有去路，僅僅乎把利息之高漲，當作經濟情形之好轉的表徵，其間實缺乏充分的理由。

「事實上在利息高漲之後，便發生了銀根告罄的現象，銀錢每生有錢無處放之嘆。既然有錢無處放，利息便應該降低；如果利息是高漲了，應該是說明着銀根之奇緊；現在公然會有兩種矛盾的現象，同時並存，其原因若何，便是引人注意。

「看一個最好的現實的例證，足以說明這一矛盾現象的內在原因。由於貨幣之貶值，物價不得不高漲；爲了購買力之低落，貨物又無法暢銷。這也是一種反常的狀態。在正常的狀態之下，必須要銷路暢旺，物價才會提高；現在則是一方面滯銷，一方面漲價。」

同樣的情形，可以說明高金利之反常狀態。在正常的狀態之下，必須利潤增高，流動金之需要增多，才会有高金利發生。這因爲貨幣日漸貶值之中，存放貨幣在手中的人，不得不隨時以高金利補償其逐漸貶值之損失，銀根之反而趨緊，正顯示與購買力相當之償債能力，在日趨低落；這裏便存在着樂觀的高金利的幻覺。」

果然，普遍提高利率之喜訊方來，錢莊中即收存款，本來存款是可以存到日拆三四元的，此時連兩元的日拆都存不出去了。高利率不特無法吸攬遊資，遊資反過來還拖垮了高利率。最近這幾天，市面上的籌碼又告奇缺，利率回漲，也許還可能當作普遍提高利率的另一喜訊；然而，事實是太明顯了，此番利率之回漲，不是高金利的勝利，正是高金利的失敗。遊資都逃避了，逃避得也許比起先還多。難道說遊資真有這樣大的魔力，不過是高金利的錯覺之必趨幻滅而已！

又此次一方面是籌碼奇缺，一方面是銀根仍鬆；單只是票據往來，而沒有現金支付，僅屬信用膨脹之態勢，並無足引爲驚異之處。

二 游資下鄉

據說這一次籌碼之奇缺，由於央行之限制各銀錢業的提現；但最多只能說明籌碼之不能再加多，決不能說明何以籌碼之忽然減少。申鹽有了限額，黃金美鈔等的買賣，即使是不能完全絕跡，在黑市中的活動，總屬有限；早幾天紛紛提向錢莊，欲求以日拆二元存出的現款到那裏去了，不能不是一個問題。

要說明這一個疑問，市場上儘有許多解釋，有的說是因爲棉花漲價，有

的說是鄉下出了生意。不管是收買棉花或投於鄉下的其他生意買賣，都似乎證明了當前防止遊資集中於都市的辦法，已獲成功。究竟如何，試先就遊資下鄉一點，予以論列。

在去年十月下旬，也曾有過遊資下鄉的情形發生，筆者當時曾爲某報著論遊資下鄉，並開經政府公報轉載；時間雖然是又過去幾個月了，但由於經濟局勢之缺乏進展，轉述一下當初的立論之點，仍覺不乏現實的意味。

遊資之流入鄉間，如果是在一個正常的情形之下看來，這倒是一番可喜的現象。過量的遊資之集中於都市，與鄉村間之資金枯竭，固屬偏枯和畸形發展的病態；分一部份資金去活躍農村的金融，未始不可以拯救都市繁榮於遊資泛濫之中，並對沒落的農村，輸送以新的滋養。但如仔細加以分析，則覺遊資之流入農村，其禍實較充斥於都市者爲尤甚。

提到遊資，顧名思義是一種脫離生產行程的資金，它不在生產者的手中，也不在消費者的手中，全爲中間的剝削階層之所掌握，並利用高利貸或囤積投機之形式，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遊資積累與繼續膨脹，不僅不應計入國民總所得之內，且直與國民總所得處於相互排斥吞噬的對等地位；即遊資愈大，則國民總所得愈小，國家也就要愈益貧弱。

因此遊資在都市上的作用，只是剝削市民的收入，諸如生產的利潤，商業貿易的孳息，甚至於是一部份公教人員的薪金，都逐漸轉入高利貸者之手。

同樣的資金，放在生產者的手中是生產力，生產力之不斷擴大，爲建設工業國家之根本；放在消費者的手中爲購買力，購買力之不斷擴大，又爲開拓國內市場，保證工業之向上發展的唯一條件。惟有放在不事生產，又無法完全消費的人們的手中，才成爲一種破壞的力量。在都市裏損害市民的收入和福利；現在轉入到農村裏面，也不會有好的結果。

我們的農村，在自給自給的自然經濟被破壞之後，等價交換商品經濟尚未建立以前，早已感到日趨凋蔽的苦痛。敵寇八年來軍事的搜括和掠奪，破

壞了農村中的生產，并用砍伐桑樹等斷然的處理，毀滅了農村中的副業；日常間當兵完糧，對於國家最有貢獻的農民，同時復為國家分担了最深的苦痛。勝利後以內爭未息（現在已由局部的邊打邊談，演變為各線大打了），優惠農民，停止徵兵的一年光陰，已經在匆匆中過去；農村中又開始（現在已經又是半年了）面對着艱苦的歲月；遊資之於此時轉向於鄉村，適足令人引為憂懼。

首先我們要研究的是遊資之轉向於農村，究竟是看中了那一個投機的對象？從這兩個月來「穀賤傷農」轉向於米糧騰貴的過程中間，可以得到一個較明確的解答（現在各地的米價又瘋狂地上漲了）。農產物商品化的結果，本不一定是於農民不利，按照社會向前發展的程序看來，農產物必然會轉化為商品的；其所以不利於農民者，只由於不等價的交換。工業品比農產品的價格較高；而農產品的價格，在農民直接出賣時又為最低；兩者間的差額，每高於一般的商業利潤，實為農民所不應負擔之損失。農民之再生產力與購買力因以削弱，農業衰微；農民的生活也因此日趨於艱困。本來在「豐收之後」農民需要出售其產品的季節，有這許多資金流入鄉村之中，多少要提高一點糧價；也就是說：可以相當地緩和不等價的交換之間的差額，對農村經濟的調劑不無裨益。只是緊接在豐收成災之後，穀賤早已傷農，現在穀價提升，得到好處的也未必便是直接生產的農民（現在臨到青黃不接季節，存糧之在何人的手中，更不待言而明矣；）而隨着穀價上揚之百貨價格，反而確為直接生產者所必增的負擔。所以穀賤固是傷農，穀貴也未必便能裕農。何況遊資之流入鄉村，正以投機囤積居奇為其目的，更難望發揮出積極的作用。

目前北方烽火遍地（現在是有加無已），轉漕糶糧，需用迫切，各地糧價的差額，相隔懸殊，即在此交通萬分困難的情形之下，在鄉村中收購餘糧，道江浮海，轉戰千里，仍不乏超額的盈利。利之所在，資金自多流往，勢必至本地的存糧日以缺乏，米糧更趨高貴，物價也愈益隨而飛漲；無論都市上和鄉村中的人民，都受到生活艱困的災禍。

剩餘的遊資之流向於農村，以農產物（現在除了餘糧之外，還有棉花）為投機的標的物而遂行其囤積與投機居奇的手法，顯示着兩種意義：一是都市上之無利可圖，一為鄉村中之有利可圖。都市上失去了功魁禍首的遊資，隨之而來的是銀根奇緊，倒風蔓延（目前籌碼奇缺，在付現的艱困之下，仍不乏是類的危機），既不一定是好現象；鄉村中得到了遊資，倒確是一個作福的根苗。老實說，如果是作正當活動的資金，都市和鄉村中都感迫切的需要；問題恰在於遊資之帶有剝削破壞腐蝕的作用。

再則都市上之無利可圖，又顯示着工商業的危機；鄉村中之有利可圖，復減削農業經營的再生產能力，更加深農業危機的因素。但在此局勢之下，僅作悲天憫人的空談，決不能轉換遊資與各業間危機之互相助長的實際。

在民國二十四年方右，有一個時期，都市上一般的利潤低落，促使資金流向鄉村，雖說只算復蘇了一下農民的納稅能力，多少還遺留下來許多農貸和合作組織的形式，如得能好好地予以充實，發揮出其最高的效用，未始不能發立一點復興農業的基礎。吾人今日所憂懼者並非遊資之流入鄉村，而是憂懼沒有正當的資金，來緩和遊資的不良作用。

三 游資與民力之對立

提高利息，既然還是吸收不了遊資，遊資之走向鄉村，又是為了追逐超額的利潤；同時，已經為高利貸所吸收到來的遊資，為了要孳生那高金利的厚息，又不得不投放於這一類囤積投機的事業上面。歸根結穴的說，舉凡高利貸和超額利潤的來源，無論其中間經過着何曲折的道路，採着何種不同的形式，總有一部份是出於農產物之未被體現的生產價格，一部份是出於消費者之過量的負擔。

我國的人口，以農民佔最大多數，農產物和農村中的副產品，亦佔生產總量中的多數。農村中生活儉樸，農民有最大忍受的能耐，經常的沉默地忍受一切合理與及不合理的負擔。農產物和農村中的副產品，復係在不等價的

交換之中，處於最不利的地位，每每是遠在其應有的生產價格以下出賣。這樣供給了一個最容易給遊資活躍滋長的地盤；在這一地盤原封不動的情形之下，希望遊資之固定於正常企業，終不免有近於癡人說夢。

用高金利來吸收遊資，或爲了防止遊資之集中都市而把它驅向農村，均非治本之策。反過來說，遊資滾上了高金利，仍然還是遊資，且較爲數愈多，爲害更烈。遊資之以農產品或農村副產品爲其囤集居奇，投機取巧的標的物，比以黃金美鈔爲標的物，其提高日常生活品的價格之害，亦較爲直接。不要說是遊資，連過去正當的糧食，也會導致過食糧的飛漲。

官僚資本和遊資，這二而一，一而二的魔影，始終籠罩在我國民經濟之上，令人談虎色變，望而生畏。官僚資本，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不通過正常的經營企業的方式，單憑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以剝取不合法的超額利潤的資本；除了人的隸屬關係以外，和遊資實在沒有多大的分別。這幾年來，大家都在注意官僚資本和遊資，詛咒官僚資本和遊資，並覓一切的途徑，來防範官僚資本和遊資的活動，然而官僚資本和遊資，反而是越來越有聲色。

要了解一個經濟的現象，必須從全般的局勢着眼，注意到官僚資本和遊資之日漸龐大，同時還必須注意到一般人民的經濟力之相對地日益減弱。單方面地來設法控制遊資，只是些微的作法，還談不上有何消極的功用。如能設法防止一般人民的經濟力之繼續低落，才算是一個消極的辦法；要採用積極的措施，則惟有設法培養一般人民的經濟力，俾得逐漸增長。這裏便存着國家向上發展之惟一指標，若是一般人民的經濟力依然還在繼續地低落，國家將何以富強？

如果將遊資比作老虎，一般人民的經濟力就好比是一羣馴羊，僅僅平跟在老虎尾後，大聲喝打，並把它在毫無防禦的馴羊之間，趕來趕去；那只是更加添馴羊的死傷而已！

一般人民的經濟力之可能增強或減弱，爲考驗任何控制遊資活動之辦法是否有效的尺度；用這一個尺度來衡量措施之得失，自能料之於先，斷之於

後。

在今日不僅遊資在追逐農產品或農村副產品，連國家爲了要彌補龐大的軍事的負擔，爭取外匯，也不能不在農產物或農村副產品上着眼。冰蛋之大批的輸出，與中植出產的食油之未能在市面銷售，一方面固然是顯示了我國的輸入工業品與輸出農產品的可憐性質，一方面也未嘗不同過頭來，爲遊資又增長一投機之門。本來增加輸出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消息，但在一個食糧入超，連棉花都仰賴輸入的國家之中，連輸出農產品都不能不算做饑餓的輸出，真令人有處處吃虧之感。入超既意味着國富之流出，要抵補入超的輸出，又必得自家勒緊褲帶；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人，只要一想到國家的前途之如是貽危，都應有所警惕而思有以自救。

在一個艱難困苦的期間，唯一的危機，不在於困難之增加，而在於忽視現實，徒作自我陶醉的美夢。譬如說，利率之增高，遊資之不集中都市而轉向於農村，與及輸出之增加等等，都可能作爲自我陶醉的美夢，令人幻生天下太平的錯覺，而無視於危機之存在，放棄了應有的現實努力。

還有一點容易令人發生自我陶醉的地方，是物價與利率之波動。物價之一漲一跌，利率之一高一低，適逢其會，每給予人一往順利的錯覺。特別是在物價大漲之後，必有小回，每一次大漲之後，必有一番措施，每易將必有之小回，誤認爲真正的勝利；即至物價不久而又趨高漲，始覺到措施之少成功，然已創痛鉅深，更難爲力矣！

在全般的經濟局勢之中，是官僚資本遊資與一般人民的經濟力在互相作生死的搏鬥，單着眼於遊資之活動而忘却了人民的經濟力之是在增強或削弱，每每在打擊遊資的時候，反而使人民的經濟力遭遇誤傷；現在我們必須將視線移向於一般人民的經濟力上面。

四 要注意培養民力

要貨物能銷出去，必須提高大眾的購買力；要存款能放出去，必須提高

大眾的償債能力；要收得稅捐來平衡預算，必須民間有豐的納稅能力，要生產能夠發展，必須民間有擴大的再生產能力；總之無一處仰賴於民力。

首先看一看遊資與大眾購買力的搏鬥情形，遊資之積累，削弱了大眾購買力；大眾購買力之低落，反過來又限制物價之上漲，使得遊資之從事囤積的活動，不免要冒幾分的風險。照這樣看來，似乎各有各的能耐，大可一鬥法實；但大家所受之損失，是生活享受的減削，遊資則不過需要轉變一下活動的地盤而已！

上次物價飛漲的時候，如白報紙和石油，便為囤積者搜括一空，到處都告缺乏，結果白報紙的價格雖然已經抬高了幾倍，可沒有受主，好些沒來得及趁高價拋出去，馬上便告回跌。囤集煤油，也有的曾折過對本。此次物價高漲，集中於食油食米兩項，就因為這兩項是無論如何都減免不了的生活必需品，再價高些也不能不忍痛地承購。

購買力愈低的人，生活費用的開支，食糧一項，便愈佔最大的部份，遊資和購買力搏鬥的結果，是遊資選中了這樣一個仍然可以剝削多數購買力的受害者。

其次，看一看遊資和償債能力搏鬥的結果，上一次錢莊的倒風，可為一例。從表面上看來，好像只是遊資的損失，而窮人是得到了賴債的機會。但如細察實情，受損失的多為一般私人的少數積蓄，或某些鱗寡孤獨者所賴以養活的基金，真正的遊資，多擁有強力取債的能耐；甚至於還可以借這一個機會，一面賴，一面迫索，以於中取利。

利息之負擔，本已與人民之償債的能力成反比例，最有能力最有辦法的人，能夠挪用毫不負擔利息的公款，其次是國家銀行的低利貸款，其次是省市銀行又其次是商業銀行，再其次是錢莊；等而下之，便不能不仰賴於袖籠錢莊和地下錢莊了。

一些償債能力極低的人，原就被關在銀行錢莊的門外，經過那一次的倒風，更失去了所有的告貸之門；即使還可能找得一個借高利貸的機會，也必

須提供最確實的保證，並接受最苛刻的條件。換一句話說，在這個時候，不僅償債能力被削弱以至於無，連借債的信用活動，都被剝奪殆盡了。也許這樣可以限制一下遊資的活動，但用告貸無門來限制遊資的活動，實在是太可憐了，何況遊資儘多橫衝直撞的機會。

再次，看一看納稅的能力，似乎與遊資沒有關係，但納稅能力，至多以其應有之收入，除在其應保留之生活資料，與再生產的費用為限，這可以說已經到了極大的限度，如果實在這樣一個標準之下來抽取稅收，人民之財富即無由增長，社會亦將永遠沒有進步。不過在往古二猶不足的封建榨取之下，農村中所負擔的稅，且有甚於此者，這未嘗不是幾千年來我國社會之所以進步遲緩的一個原因。

就各種的稅捐形式而論，由於物價之不斷增高，已經是以實物課稅為最重。國家取諸於田主，既然是要實物，田主取諸於耕者，當然也必得是要實物，稅捐重則租稅亦隨之而重，表面上雖取之於少數的業主，實際還是農村中普遍的負擔。

實物納稅，則糧食之流入自由市場者為少，給予遊資以一個囤積以造成糧荒的機會；由是食糧之漲價愈，由生產者手中賣出，直到來年青黃不接的季節，再買進來養活自己的時候，其間價值的差額亦愈大得難以令人置信。如按最高的市價，來將所繳納的實物，換算為貨幣稅，其稅率亦大得可觀。就國家的所得來說，徵收實物，不受糧價的影響，自屬有利；但就納稅人看來，則並非納稅能力之增長，而是生活資料與再生產費用之被損傷，遊資愈操縱糧價，這一損傷的程度也就愈甚。

生活資料之被損傷，農民尚可以忍饑挨餓來抗戰他；再生產費用之被損傷，必導致生產之日漸萎縮。正當的課稅，自應比照着生產量之增減，生產量之減退，即意味着納稅能力之削弱；當國家尚須增稅以平衡預算之時，更千萬不可任令這一情事發生。

最後談到生產力和遊資搏鬥的情形，似乎太明顯了，用不着再多加說

明。顧名思義，游資本身便是脫離了生產行程的資金，農村生產之日益萎縮，與工商業之倒閉，更滋離了些原有的資金。

在一個進步的社會之中，生產資金，須要不斷的增大，然遭受遊資之腐蝕，或以高利貸的形式來榨取超額利息，或以囤集居奇來榨取超額的商業利潤，在在都使生產者失去其利潤的全部，甚至連生產成本都受到了傷損。這樣在兩者互相消長的情形之下，游資既愈益增多，生產力便愈益相對地的減

少。即有少數企業得能獲取厚利，其來源亦非純粹的生產利潤無關，如紗廠之拖紗團花以獲利者，即為一現實的例證。

由於以上的分析，可知游資存在一天，民力即削弱一天，問題實相當嚴重。單把視線集中在游資上面，每使人忽略了根本的問題。喪亂之餘，民生實不堪再被剝削，現在是非培養民力不可了。

戰後世界的民主浪潮

周真

「帝國主義和專制主義所憑藉的舊機構是崩潰在塵埃中了；巨大的民主浪潮正盲目的橫掃歐洲。」

——史末資將軍——

每逢經過一次世界性的大戰，所有全世界的人民，都會在劫後餘生中，撫摩着遍體創傷，向自己提出一個問題：「這是爲了什麼？」這是一個在形式上非常簡單的問題，但其內容却十分豐富，因爲牠等于問了一句「人生是爲了什麼？」

假如人們永遠生活於一個現成的秩序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有一定的老套子，這一類的問題是不會發生的。當你走進這樣一個社會中時，你試着問一問那些人們吧，這道路爲什麼如此的公平？而這道路又爲什麼如此的窄小呢？他們，即使是六十歲以上的老頭子，頭髮和鬍鬚已經全白了的人，他會告訴你，「從來就是這樣的」。他可以說：「我的祖父的時候，甚而祖父的祖父的時候就是如此」。這在他，彷彿開天闢地

的時候，道路就是如此，而得道也是如此；他從來沒有感覺到什麼「不平」和「窄小」。你所提出的感覺，在他是陌生的甚而可能引起驚訝的成分，同樣的道理，你去問一個商人，爲什麼要出各種各樣的捐稅？問一個農人，爲什麼辛苦一年不得一飽？他們都不會有同樣的答覆。他們生活於一種固定不變的社會秩序之下，歷有年所，已經安之有素了。

可是，戰爭變更了社會的秩序。

當人們投身於戰爭中的時候，首先，他離開了自己的職業；其次，他離開了自己的家鄉。他從別人的生活看到不同的方式，而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有了不同的經歷。單是這一點，已經足以打破其「自古已然」的那種傳統觀念，在這兒，

讓我們舉個例：

美國有一千二百萬黑人，他們佔美國全人口十分之一，這些黑人一向受着歧視。可以這樣說，每十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美國人是黑人，被剝奪了一切的人權。他們除了住在「黑人區」以外，在任何地方租不到一間屋子；除了在黑人的飯店裏吃飯以外，不能在任何一家招待白人的飯店裏用飯；他們在農場內，對於地主是奴隸；在工廠裏只能被僱作笨重的工作，而不能充當鋼鐵工人，機械匠，電氣技工；其工資也比同樣工作的白人拿的少。在阿爾貝維爾有六個白人強姦一個黑人少女，法庭認爲「無犯罪行爲」。而如果一个黑人和白種女人同居，他便會被認爲強姦，判受電刑。在美國南部各州內，黑人坐火車有其特定的車廂，他們不能坐白人的座位；白人的集會，黑人不能參加；白人的教堂，黑人不得入內。這一切都表示了黑人的地位是如何地卑下，因爲在某些美國人心裏，根本沒有把黑人當作人。

可是，在第二次大戰中，黑人却是同樣參加

了戰爭，有不少黑人到過歐洲，在巴黎，羅馬，很自然地他們沒有受到在國內那樣的歧視，這對他們難道不是一種新的感覺嗎？

然而更新的感觉還在後邊，那是當這些黑皮膚的美國人出死入生回到美國之後，他們依然沒有選舉的權利，在阿拉巴馬州有三百萬居民，黑人佔三分之一；投票人五十萬人，黑人却是四千，佔百分之〇·八。難道他們會覺得這仍舊是天公地道麼？

戰爭改變了頭腦

不會的，正如愛倫堡所說：「美國的南部現在正處于一個有決定性的事件的前夕：不是主子讓步，便是黑人們——昨天火線上的戰士們——展開爭平等的鬥爭」。原因是戰爭已經改變了他們的頭腦。

實在說，為戰爭所改變的，不僅是黑人的頭腦。這一次戰爭，同時也改變了印度人的，越南人的，緬甸人的，印度尼西亞人的，法國人的，意大利人的，阿爾巴尼亞人的，波蘭人的，希臘人的，南斯拉夫人的，巴勒斯坦人的……以至我們中國人的頭腦。原因是這次戰爭具有一種空前偉大的意義，所有包括在同盟國方面的人民，沒有一個人不曉得這種意義。這就是我們在抗戰期中所提出的「反侵略戰爭」，「反暴力戰爭」，「反種族主義的戰爭」，「為自由而戰」，「為民

主而戰」。

一切戰死在諾曼第灘頭和萊茵河上的美國士兵們，戰死在北非沙漠和太平洋羣島上的美國士兵們，戰死在仁安羌的印度士兵們，戰死在密支那的中國士兵們，以及在廣大的中國土地上倒下去的戰士們，如果不是頃刻之間肝腦塗地而無法思想的話，則他們在臨終的一剎那間，一定會想到他們為什麼而死，那意義使他們的死成為無上的光榮。

同樣的情形，那些從戰場上歸來的戰士們，有的斷腿缺臂，有的身上永遠帶着創疤，要問「這是為了什麼」嗎？他們會不假思索地說出「為了自由」和「為了民主」。看吧，大西洋憲章不是用墨水寫成，而是用鮮血寫成的；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不是寫在紙上，而是寫在每一個戰士的創痕上。

所有一切偉大的號召，都不是空洞的，牠們都是針對着人們過去經歷的苦難與逼近眼前的恐怖，有豐富的生活作證，而不僅僅是腦子裏的一種概念。非列賓人憧憬着獨立，印度人也聽到邱吉爾的美麗的諾言，這樣，他們才自甘情願地貢獻出鮮血。印尼和越南的抗日行動，也只是不願換另一個主人，而自己仍舊做奴隸。像「越盟」所說：

「自從法國投降了德國，法寇便已成為日、德、意的走狗了。他洞開越南的大門讓

日本進來，……使全國（越南）同胞成為「頭母牛，去哺育亡人國滅人種的法西斯——法、德、泰和日本。經濟的恐慌，謀生的困難，租稅的繁重，公債的濫發，物價的高漲，各種災禍的橫生，無一不是由于法寇的導引。他們把各階層人民陷入窮困的境地。法西斯的獨裁制度已經把整個越南變成一個人間地獄了」。

正是因了這種殘酷的新舊統治，才產生了擁有九百多萬黨員的越盟，才產生了偉大光輝的「八月革命」。是越南人，而不是法國人，從日軍手裏解放了越南。

至於法國人呢，不僅在越南不能再充主人，而成為日軍的囚徒，就在法蘭西本土，當貝當元帥做了希特勒的傀儡之後，整個的法蘭西便分裂為二，一半是人民的法蘭西，另一半則變成賣國者的法蘭西。所謂人民的法蘭西大半是些山區，像中馬西夫，薩伏亞，阿爾帕斯等地方，那些不願給納粹德國做奴隸的法國人從不同的角落來到這裏，這些地方便變成了法國人民同納粹黨人和叛國者苦戰三年的戰場。

於是，法國的「農民的想法不同了」，他們成長起來，用愛倫堡的話來形容：「那一道將他們與世界隔離的牆現在是塌倒了」。一千千萬農民的自覺性裏面已經有一種政治上的大改革。這種改革的具體的表現，便是當一九四六年十

月十三日舉行公民投票解決法國新憲法的時候，山區裏的法國人民，投了絕大多數的贊成票。

歐洲的新畫面

法蘭西不僅是歐洲問題中的重要角色，也始終是世界問題中的重要角色。如果我們在越南獨立運動中，看到法國頑固的一面，我們也可在法國的內政上和其他方面看到她進步的一面。例如：去年七月三十日法政府通過了關於普遍提高工資的法令，規定高新的職工增加百分之十七。二，低薪的職工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八月四日公務員薪水也提高百分之二十五。養老金的數額也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同時女子的勞動工資與男子工資之間的差別也取消了，這就是說，女工的工資增加了百分之十。年青工人的休假日也提高了：十八歲以下的工人有一個月，二十一歲以下的有三星期，都是工資照付。這件事在一個勞工運動者看來，當然是法國職工會的勝利。但如所周知，法國工人在戰時是抵抗運動的中堅，在敵人投降後，他們又領導了復興國內經濟的巨大工作。一年的工夫，他們提高了煤產量達百分之五十。電力的生產提高到戰前的水準。這一切，都應當歸功於煤礦和電力站從獨佔資本家手裏收歸國有的措置。那麼無疑地這應當屬於政治上的勝利。政治的革新，馬上表現為生產的增加與工人待遇的提高與生活改善。真是最兌現不過的事。

同樣的情形我們看看匈牙利。這一個曾經給軸心國家充任幫兇的角色，在一九四五年軍事失敗之後，她那可恥的反動的政策完全破產了。持續了二十五年之久的法西斯政體瓦解了。在政治舞台上立刻出現了新生的進步的力量。人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他們開始努力于匈牙利工業的恢復，一九四五年工業生產量為戰前水準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到一九四六年夏天已經達到百分之六十了。在農業方面，政府通過了土地改革法，消滅了大封建地主，並且給反動派一個當頭痛擊。於是，有六十二萬五千名沒有土地或土地極少的農民，得到了四百萬霍爾特（一霍爾特＝〇・五七公頃）的土地。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實施的通貨穩定政策，它結束了匈牙利惡性的通貨膨脹。對於國內經濟復興和民主發展起着極大的作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國民大會通過了宣佈匈牙利為民主共和國的法令。

匈牙利人民的翻身，同時，也就是一羣少數數的金融巨頭，工廠主，礦主，喪失了土地的地主，老官僚們的場合。人們總是不清願自己場合的，不管自己有多麼大的罪惡。所以他們想盡了方法破壞和阻礙匈牙利的新政。可是，除非再有兩個希特勒和張伯倫之流出現，可能給他們以支援，否則，坍塌了的台子，便不會再建起來。何況匈牙利人民在法西斯政體下已經吃了二十五年苦頭，他們最後最大的一次苦頭，便是以全部的人

民和土地作了侵略者的工具，這在他們當是不會健忘的。

人民們以選票決定其政府，接着便以全力擁護這個政府。

看波蘭普選，便是個例子。今年一月九日，波蘭人民選出了波蘭共和國的法制會議。當各地進行選舉的時候，有許多外國報紙和電台的通訊員參觀，他們享有到任何地方去觀察的完全自由。甚至於態度並不友善的觀察家也說，反對黨沒有理由可以指責政府有干涉和壓迫的情事。所以這一次選舉和英國兵控制下的希臘大選完全不同，這可以說是一次真正民主的選舉，其結果是年青的波蘭民主力量勝利而反動派米柯拉伊吉克失敗了。四個民主政黨的集團得到的票數佔全部百分之八〇二，而米柯拉伊吉克却只得百分之三〇三。這一次選舉，完全遵守着雅爾達波茨坦宣言的規定，說波蘭的選舉要「自由而完全不受妨礙」，應該「以普遍選舉權和秘密投票為基礎」。

波蘭人民的選擇是對的，因為那正符合人民本身的利益。比如這四個民主政黨之一的波蘭工黨，是實施農業改進法的發動者。他們並且提出了把國民經濟的主要部門收歸國有。另一個民主政黨——波蘭社會黨，則不論是在秘密時代和波蘭復國之後，始終和波蘭工黨在一起合作。他們共同組織人民，建設民主國家。民主黨的外交政

策是民主的波蘭和西方的民主國家及東方的蘇聯聯盟。農民的貢獻則是實現農業改革和創立並增強農村合作事業。

爲了關切波蘭的選舉是否能做到民主，美國和蘇聯還很客氣交換了文件，波蘭的選舉終于在民主的精神下完成了。

由于人民的決定，在新的歐洲出現了許多新的國家政治機構。目前這些國家的情形怎樣呢？據英國下議院工黨議員齊賴克士本年一月份發表的文章中說：

「新政權在本質上大概是抗敵運動中崩潰頭角的政黨底聯合政權」。

「在這樣的聯合政權當政的國家內，新憲法大都已经制訂，有的並已在實行之中。

我國外匯管制政策

吳慶和

自從本年二月十六日政府頒佈「中央銀行管理外匯暫行辦法」以後，我們可以看出當局在施行加強外匯管制的工作，這個「辦法」有三項特點：（一）中央銀行管理外匯業務的擴大，（二）外匯的買賣必須由指定銀行辦理，（三）即根絕外匯黑市的存在，（三）規定指定銀行買賣外匯的用途。接着政府又頒佈「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經濟改革方案」等法令來配合，以圖收效。就理論上言，假定當局有辦法控制外匯的全部供求，

這些憲法和第一次戰後初期幾年中出現的憲法很相像。不同的是這一次具有更大的民主性了。它們不但是規定了言論、結社、信仰等自由，司法獨立等等。同時又在條文中強調了國家對工業和貿易底責任；婦女公民地位之平等；國家對公民就業，適度生活水準，義務教育，老病殘廢的責任。但新政權底主要任務——由于形勢所必需進行的義務——則根據在貿易和企業中大量採用計劃制度和國有制度底原則而進行的社會與經濟的改造工作」。

我們不妨替這位作者的話加個註解，他在這裏提出的所謂「社會與經濟的改造工作」者，正是解除獨佔資本與外國資本的控制，把國民經濟

還有更緊要的假定內戰已經全都停止，國內財政平衡。那末在這種前提下，無疑的匯率當然可以保持長期的穩定。然而這種假定全係虛構，事實上當局只做到一點，就是不許報紙刊登黑市匯價，真正的「黑市」還是在暗中活躍，日趨猖獗。據報載廣州上海一帶使用大量的通天（外幣）支票，並有人以美鈔作交易，可爲證明，比這更嚴重的事實卻是內戰日趨激烈，據紐約泰晤士報記者海利(Foster Hailey)的談話，政府現在以百分

放在民主政治的手裏的意思。

在同一文章之內，他說：

「……在今天，……法西斯主義的崩潰，在好些國家內壓碎了法西斯和奎斯林政權。行政體系，軍警指揮都瓦解了，法官們也溜走了。大地主大企業家，銀行老校們都被人討了債，抗敵運動可以一切從頭幹起。他們已經建立了他們自己的文官、軍隊、警察、司法以及教育體系。……那個過去在實際上抵消了民主底作用的資本主義障礙今天是一掃而空了」。

這便是舊機構的崩潰。

而在遠東却是另一種火熱的畫面，牠表現爲舊殖民地的獨立戰爭和新中國的難產。文章拖得太長，我們留待以後再寫吧。

之八十的支出作內戰。(大美晚報三月十九日載)又據文匯報載本年度法幣每月的發行量將近六千億至一萬億元，法幣的流通量可能約在十萬億元。

外匯的問題不獨完全沒有解決，而且更因時局的演變造成許多的紛擾，因此我們對於我國的外匯管制政策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外匯管制的定義：一指金融當局(政府中央銀行或特殊金融機關)對於影響匯率之各種趨勢的各種干預。J (Paul Einzig: "Exchange Control", P. P. 9-10, 1934) 如果我們依據愛因齊

格的定義，則我國採行政策的一個大轉變，即我國由自由貿易回復到統制貿易，以應對於進出口採取禁止及特許的方式。管制貿易在原則上無可非議，因為他可以間接的幫助我們穩定匯率，但是我國尤其是華南一帶大規模的走私，據經濟週報四卷十期載單是去年走私數額即達百餘億元，加以行政效率的低能，官僚的操縱，此種因素足以抵消外匯管制的嚴格設施，也就是說匯率的穩定只是曇花一現的事。

我國的對外匯迄今仍舊是採取所謂釘住政策 (Pegging Policy)。抗戰前曾以英鎊為活動對象，當時規定一元法幣合一先令七便士，後來又改為以美金為活動的對象，最先法幣百元合美金三十元，後改二十元合美金一元，二千三百元合一元，三千三百五十元合一元，到本年二月十七日又將匯價跳躍至二萬二千元合美金一元。我們不知道當局究竟是依據那一種法則來計算此種新匯價，一萬二千元是不就是一種理想的匯率。如果以這種新匯價與當日市場匯率（八千至一萬元）相較，實屬有偏高之嫌。

陶雪格 (E. W. Taussig) 在他的大著「國際貿易」一書會謂：如果一國在脫節的匯兌下，該國匯率貶值的程度超過了國內物價上漲的程度，當然會促進一國輸出的增加。前次當局聲明為了要獎勵出口貿易，故將匯率調整至三千三百五十元，計較舊匯率提高百分之六十五，但同時期內

國內物價上漲尤甚，結果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這次新匯率又較舊匯率高四倍，對於我國外銷商品如豬鬃桐油等有很大的刺激，但這種可喜的現象究竟能夠維持到多久，此一方面應視國內價格能維持原狀，國外價格外匯管制政策可遠溯自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日。因為在九年前當局仍採用無限制的買賣外匯政策。後來因華北偽聯合準備銀行設立，日人發行偽幣吸收我國法幣套買外匯，才頒佈「外匯結核辦法」，規定外幣的出售概由中央行所在地辦理。二十八年財政部又頒「出口貨物結匯運辦法」同年四月一日我國模仿英美等國設置外匯平準基金帳，基金總額為一千萬英鎊，中英各出一半，合組中英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專供平衡中英匯價。三十年四月一日美國也担任五百萬美元，乃將該會撤消另組中英美平準基金委員會來穩定匯率。但不幸是我國運用平準基金帳來穩定匯率並未得到成功，其失敗原因由於未能辨清平準基金帳只能抵消匯率短期變動，不能應付長期貿易的差額。當時日人套匯，商人競買，投機盛行，貿易又不平衡，結果基金以有限的數目來應付無盡的需求，於是基金全部耗盡。

據估計我國目前外匯基金僅有一億美元，過去平準基金運用的失敗可為殷鑒。所以我們敢推斷假使此次政府向美借用借款五億美元能獲得成功，還有採取用其他的方法來增加外匯的存底，

這樣也許一萬二千元的匯率還可以維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所謂其他的辦法指除掉借款以外，靠商品的輸出，華僑匯款，外國投資及外國在華各種用途及移借國人外幣存款來增加基金的來源，但是在現在動盪的局面下，這幾種來源的數目恐怕不會很大。

原來一國的統制貿易與管制外匯兩者相輔而行的，當局也認清了這一點。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行政院修正公佈「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將三月一日所公佈之「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予以廢止，這可說是我國貿易亦不下跌而定。現在物價已經開始波動，所以從長期來看出口貿易的不振與自屬意中之事。其實一國有貿易並不一定就需要有匯兌。駕約列王紀上（第五章第八節至第十一節）會云在物物交易時代國際貿易就已經產生。現在雖入貨幣經濟時代，但如果採用進出口連鎖制物物制或外匯清算制，則不需假乎匯兌交易國際貿易還是可以進行。由此可知匯率問題能促進貿易發達其程度並不如所想像的那麼有效。

反之我們卻看見這種匯率所產生的壞影響，即使人民對於法幣的信仰喪失，間接會導致物價猛烈地作螺旋形的上升，加重消費者的負擔。

此種犧牲多數人的利益的政策，實在有加以考慮的必要。

前一度謠傳當局又要變更匯率，即擬改為八

千元合一元美金。其可能發生同惡影響是僑匯減少，外貨輸入增加，那麼整個國家的工業都會被摧殘，邊際以下的工業也就無法生存了。

我們認為貨幣的對外價值，應當在內戰停止後，國內物價穩定時，然後再依照當時的物價指

數，來求出一個平衡的匯率。（請參看拙著「如何穩定幣值」一文武漢日報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載）。

現今國家經濟紊亂，對於外匯管制的工作舉棋不定，可說是陷入經濟上進退維谷的境地。（

社會怎樣才能進化？

一、一個疑問

有一個疑問是應該被提起的，那就是問我們現在所處的這一個社會，究竟是在進化，還是在退化！

浮沉在這大海中，看來六七十年的社會，已經是大變而特變了；讓我先作一個較慎重較悲觀的看法，便覺得社會不一定是在往好的方面變，也許是還在變壞。「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的說法，本不自今日始；但在今日，聽到這一類說法的機會，彷彿是更加多；其給予人精神上的打擊，也更為沉重。

最表現出退化來的，那便是在一些細緻的工程方面，各地有很多的廟宇牌坊橋梁，建築得都很藝術，經過兵燹之餘，再事修補，無論如何，總難恢復原樣，新添的一部份和舊的排在一起，簡直是比不得！即如牆柱上所塗飾的丹青，與及

佛身上的裝金，早先的是一傳若干年還和新的般，現在則不到一年，便褪色和變色了。

又如各色的貨物，本是日新月異，論理應該新式的比舊式的要好，可是有些貨物，大家都歡喜買「老牌子」；連婦女們日常縫紉所使用的針，據說新牌子也不及老牌子遠甚！

再談到人的本身，當然年輕人應該比老年人要強，可是有些年輕人，日常總是精神萎靡，面色慘白，反不如老年人之矍鑠。在大眾集會場中，受熱暈倒的，每每以二十左右的年輕小夥子為多。提到這裏，這是在老一輩的人所感覺痛心的地方，以其不會給下一代人以足夠的營養；然而他們之不善於調護身體，自己也要負相當的責任。

居常往來，看到許多人家幾代人所寫下的書信和文章，大半是老年人比年輕人寫得工整有力；最奇怪的是有些上輩人寫給下輩人的信是整齊的工楷，下輩人寫回去的信，反而是潦草不堪

Economic dilemma)。這完全是歸於內戰，九年來的外匯管制工作，十次的變更匯率有十次的失敗，幾乎全世界的外匯管制方式都已經採用過，然而實行起來因為缺乏了相當的條件，問題並沒有迎刃解決，甚至於有更形嚴重的趨勢。

靜岑

。有一回偶然看見論壇集稿，幾位年事較長的人所寫的稿子，多行列整齊，筆力遒勁，一筆不苟；年輕人所寫的則多屬急就之章。

憶在淪陷區中敵寇的蹂躪之下，有些老的被威迫以死，有的受過了許多折磨，在大體上說來，是一般有「戒之在得」的年齡的老朽們，轉較為能堅介自持。

加上戰亂相尋，破壞多而建設少，生活情形也一年比一年艱困得多，在在都給予人以社會是在退化的感覺。反映在文學作品方面，如紅樓夢，北京人，家，金玉滿堂等小說和劇本中的脚色，其間祖輩的人物，即多比其子孫輩較為可愛。整個的世界是在進化之中，而我們所看到的社會，卻不免令人有退化之感，這不能不是一個疑問。

二、新陳代謝的脫節

首先且將上述這一些顯示退化的表徵予以分

晰，試找出一個可能的解釋：

諸如廟殿樓閣橋亭等藝術性的建築物，必完成於民力充沛之時。那時候，大家都有閑心和餘力來從事這些建築，自惟力求其營繕之完美；巧奪天工的匠人，此時也不愁無顯露身手之處；即至災荒頻仍，兵連禍結，大家既救死之不暇，那有餘閑來粉飾這些無裨實用的公共的建築；巧匠此時，亦無以為生，手藝自亦逐漸失傳；至少是難得有在太平時候那樣的熟練，至於這些公共建築，多半是有廢無興，即使是有時修理一下，也不過因陋就簡的奉行故事而已，用不着上好的顏料和金箔了。

貨物之以「老牌子」為佳，並非一切新牌子都不及老牌子，只因一件貨物之取得使用者的共信，頗須要一個時間；無奈有些製造者不思改良其產品的質料，又急於推銷，徒只仿造些和老牌子相當似的貨色，以圖魚目混珠。於乎是有了一「正牌子」和一「副牌子」的說法，在購買者的心目之中，更增加老牌子的地位。

最後談到年輕人之有些不如年老人的地方，這裏很存在着幾個原因：第一是時代變化得太利害了，年老人的老本經，不足以教年青人去如何應付這瞬息萬變的現實，只有任他們自己去摸索，去亂闖，當然不免有摸不到光明，闖出禍來的時候。第二是在時代的激變之中，舊式家庭的門牆，抵不住新潮流的撞擊；把子弟們呆呆地關

在裏面，既不是辦法；放出去接受社會的訓練，便容易染上不良的風氣。第三是舊家庭之崩潰，提前了年輕人步入社會的年齡；嘗見有些還在學齡期間的兒童，都已染上不良的習慣，表現出一種不正常的早熟狀態。第四是在年青一代的人有生以來，便沒有過真正的太平日子；在社會上之一切所見所聞，如飢荒，兵亂，以及於骨肉間之互相殘殺的慘案等等，都容易使其幼弱的心靈，發生些偏激的波動；消沉，頹廢，同流貪污等行為，即由是而生。第五是在年輕一代的人，從所要學習的功課起，以至於一切所要應付的環境，都比年老一代的人，複雜得多；這樣使得他們感覺頭緒紛繁，心緒難以寧靜，做起事來，便顯得有些兒南奔滅裂。

從這些分晰中可以看出，社會上之所以顯露出種種退化的跡象者，實由於新陳代謝中之脫節；其所以脫節之故，則為所迎接之激變的時代潮流太速，本身復始終沒有獲得一個修養生息的機會，去陳而未生新，自不免陷於混亂而顯得有些退步。

三、不進則退

歐美的物質文明可以說是進步得很快了，但有一些哲學家，還很抱悲觀；譬如羅素，便很羨慕我國的精神文明。其實，這不過是當精神生活的進化，跟不上物質生活的進化，人們創造了物

質文明，反而要被物質文明如飛機原子彈等所摧毀的時候，所發生的一時憤激之詞；真正要說到稱許我國的精神文明，那才如羅素之因那和人力車夫同受「非人道」的待遇的轎夫之對他一笑，而感覺驚異，是一樣的笑話。

不要說我們的精神文明並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地方，即使是可能的話，以目前社會道德之墮毀到如是的地步，將要如何地憂慮畏懼，更何驕矜之足言。

如果將進步分兩方面來說，那麼，在物質文明方面，我們的進步，只是物質享受的進步；而非物質生產的進步。在精神方面來說，我們的進步，只是把一切舊道德整個地都毀了，僅僅乎把幾個好聽的名辭，還保存在口頭上面。綜合起來說，我們的情景，比歐美哲人所就心的局勢，還要難堪；在歐美只是所謂精神的文明跟不上物質的文明而已，我們則連物質文明都還沒有。

世界本是在向前進步的，好像如水之下流一樣，水既可以因有逆回而起漩渦，使得它要兜一個圈子；社會的進化，也可能因整個的局勢之不安，或少數人之自暴自棄，形成了一股抵消進步的力量，甚至於迫使其倒退下去。

現在比起從前，的確還有些地方是進步了，生產已經有一部機械化，科學的知識，也日益發展；惟是生產之發達，既不足以抵償消費的需要，還加上少數人之窮奢極欲，致使多數人仍忍受

匱乏。科學知識，亦尙未能達一個可以容許我們得免於天災人禍的境地。

看到這樣世事日非，可能有兩種正相反的看法，一是懷念着往日的太平日子，二是展望着將來的和平世界。儘管在這老一輩子的人，看到現社會中的種種，會覺得百不順眼；但明知已經過去的光陰是再不回來的，便也不能凝望着有一

個原封不動的舊社會，再回到我們的眼前。再說人之所以會懷念過去，原只爲了每况愈下；其實往日的日子，又何嘗過得如何十分痛快；往日的社會，又何嘗是盡善盡美。

在老年人的心，總是要望後輩人掙氣；同樣，在社會上，我們也惟有希望一代人強似一代。斧斤下沒有繁茂的森林，蹄踏下沒有青葱的野草

，要社會進化，首先要社會安定；要年輕的人向上發展，也須要有一個不會戕賊青年們的身心的優良環境。

今日的社會實在太沒有進步了，不進則退，今後決不能任它再退化下去。要進步的辦法也很簡單，那就是誰都把眼光向前而不向後，誰都把力量用於孳生而不用於毀滅。

那寬大明朗的自由天地之企望

曉淵

——未名雜文之四——

我在本刊上曾發表過斯台爾夫人的反抗及其他一文，朋友們各人忙其所忙，看見我這篇文章，倒也引起其中一二人對於斯台爾夫人的愛好。他們還知道一些關於斯台爾夫人的別的什麼沒有，我當然更無所知了。現在翻閱我底讀書雜記，我很歡喜又看到一些關於她底材料，茲引錄在這裏，——自然這仍然是我從前關於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時所偶錄的。

「不經過自由戀愛的結婚是沒有愛情的，但這樣的國度又大抵一定是禁阻結婚以外的愛情；只有意大利是可能的。拜倫爵士與斯台爾夫人在意大利旅居，都曾頃愛意大利這種寬大的同情。斯台爾夫人時常想以意大利這種溫和的氣候環境來說意大利這種溫和的道德，我是贊成的，我想，這定然是有關係的。她引耶穌的寬大的恩惠的話，來說明她對意大利的那種寬大感情的贊美，耶穌說馬格姐倫：「她的許多罪惡是被赦免了，因為她曾經愛過。」這也是她——斯台爾夫人在自述衷心的悲苦，她的美麗的無限的情慾是被抑制的，是遭其母國——法國的譏嘲與放逐的，耶穌與意大利對她是寬大的吧！」

斯台爾夫人又藉其所作小說上的主人公柯羅諾這樣說：

「我覺得每當我的感情昇騰起來，我自己就變成一個詩人了；當我意識到比平時對於自私與卑鄙更輕蔑起來，當我覺得一種美麗的行為我可以很容易作起來的時候，我的詩歌便能寫得更好的了。當我讚嘆，當我輕蔑，當我不是從個人的動機，而是爲了全人類發憤的時候，我是一個詩人。」

「因爲精神與心靈的優越是非常道德的。那理解一切的人是變成一個同情的人，那最能深感的人，是變成一個善良的人。」

從以上的青年偶錄，是的，使我不禁從新憶起對於斯台爾夫人的愛好；以上那些辭句的本身更是何等溫和，寬大，富有真理的啓示！百年前的意大利的明朗晴暖的氣氛，耶穌的恩惠，以及精神與心靈的優越，爲全人類發憤云云，這不正是可以洗滌我們的罪惡，使我們走向善良，終身享受不盡嗎！拿破崙的警察總督當放逐斯台爾夫人時，說過這樣一句話：「由我們看來，這法法是不適於你的居住的」，想起來，這話也真不錯，當時英國法國的社會，計量也是法則，禁制，虛偽的，形式的，對於拜倫，雪萊，斯台爾夫人

誠是不適宜的，惟有晴朗寬廣的意大利的自由天地，謙遜而坦白的人生態度，那兒有助益於拜命雪萊斯台爾夫人等人的崇高道德與聖潔靈魂的修養。他們三人各受其祖國的壓制，大致也相同，拜命和雪萊死後，才受到英國的尊崇，引為「英國的光榮」，可是那崇高的天人們却留下他們的光輝長逝了！凡是讚美過愛琴海或那波里海岸，維蘇威火山，以及意大利不盡的綺麗風光和華美天色的詩人，藝術家，哲學家，曲作者的，都必然得到我的讚美與崇拜，對於寬大，自由，心靈的優越，善良，我是不盡的描摹與嚮往呵！

這裏，我想起了那百年前的德國。俾士麥以前的德國也是自由的，但是比之意大利的柔和寬大明朗的海的情調，德國是聯繫於北歐的大陸氣味，幽邃，沉鬱，冥思幻想，而且有些神密以至於自願地信仰宗教，崇拜權威。但他們也是自由的，他們自由地向靈魂深處追尋，向無盡無盡的天涯嚮往。——從俾士麥發展到希特勒，從鎗上站着一個全武裝的槍騎兵變到站着一個帶卍字徽號的空軍，這原如水之就下，但是由一個甲冑武士跪在愛人前吻她的指尖的鎗上的裝飾發展到站着一位全武裝的槍騎兵，這就有劃期意義。歌德和席勒在此轉變期可說是藝術詩派代表人物，席勒致歌德的信上說，有兩件事要求詩人和藝術家，第一要超越現實，第二要和現實不太離開。後一層是避免太抽象狂想之弊，前一層是反對庸俗地複製現實。官能地取快一時的時好文學，雖是植基現實，但不過是庸俗的現實。反對庸俗的現實，一讓心靈的馳騁，是百年前德國浪漫詩人的一致的傾向。

二十五歲即逝世的浪漫主義天才 Mackenroder，他的兩位同學一天把一隻狗端坐地繫在他的書桌邊的椅上，將其雙腳掌放在那展開的書頁上，作看書狀。便藏在鄰室以候瓦氏回來，看瓦氏的情形。果然，他爲了取書，回來了，看見這狗正在看書的樣子，便驚愕地屏息聲氣，站着看，以後才慢慢地將書取走，讓狗照舊讀下去。夜晚，他和他的兩位同學閒話，兩位都不說及此事，他突然很嚴重地對他們講：「朋友們，我必要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的狗斯泰爾麥斯塔能够讀書了！」這和我國所謂書癡子不同，瓦氏只是幻想

與浪漫的。另一浪漫派諾伐羅斯，他更神祕到至於讚美疾病，夜和死亡。他被稱為 *Gentil* 詩人，「死者是半活的人，活人是半死的人」，是他的話。勃蘭克斯曾將他和雪萊比論，說：「對於真理，諾氏以爲是詩與夢，雪氏以爲是自由；諾氏以爲是已確立的有權力的教會，而雪氏則以其屬於鬥爭的被壓迫的異端；諾氏以爲真理坐在皇帝和法王的皇冠上，雪氏則以爲是站在被輕蔑的無權力的人的這一邊。」雪萊是謙遜明朗的意大利情調的人生態度，諾伐羅斯則是當時德國的神祕的超現實的浪漫派的氣味。真理是詩與夢，最足以述說浪漫詩人的心靈的嚮往。

浪漫詩人的病態的發展，可以到瘋狂的默然以及極其殘忍的地步。神祕，殘忍和宗教三者，我說它們有時簡直三位一體，也可以說宗教的較深探索，就離不開神祕和殘忍，最殘忍的事就是最虔信的人做的，不僅以最殘忍的毒害，加諸別人；也加於其所最愛的人以及其自身，這樣的宗教上的故事是太多了。我將說到那時德國的另一位浪漫詩人，那是克賴利特 (*Helmich von Kleist 1777-1811*)。他要折取歌德頭上的月桂冠，奔赴并征服那最偉大強力的對方，絕對地拚死地渴企成功與滿足。而他，克賴利特，他是非常神祕地瘋狂地給他的愛好以殘忍。忘記是誰作的一篇故事：女人求愛不得，遂使王子把她所愛的男子殺死。這勝利使她狂喜，然又立即使她絕望地悲痛，她瘋癲地離開筵席，跑向那陳屍的地方去，匍伏在屍身上，狂吻那砍下的頭，可是她大笑，她沒有眼淚。這血淋淋的頭，是她最愛的，求之不得的愛人的頭，在她看來，是美麗的，比她自己的生命，更美更貴。這時，那暴君才明白他所愛的女人，原來是愛這個被自己所殺的人，而并不是愛他的，暴君一怒之下，又把她殺了。朋友某君在深夜裏，對其情婦說，我是情場餓虎，我要把你吞下去，又說，假使有一最快列車把我二人跌落到萬丈懸崖下去，我們將是幸福的，……那女人在被子裏也迷忽地答說，親愛的，我都願意，你現在就用力咬我幾口吧，——咬出血來；要不，我就咬你！還記得從前在東京，看見一段新聞，有二十四歲的一個青年，爲一年將四十的婦孺所驚

戀，這美婦人有兩個女兒亦已在高等學校畢業，他們二人這個結合，無疑的是備受日本社會攻擊，終之，他們兩人用繩子緊緊互縛，投身房州海裏死了。不過這一些，都不能和我現在就要寫在這裏的克賴利特底奔泰西亞故事的殘忍相比，後者是百年前德國浪漫詩人的一種極其宗教化神祕化的典型，更殘酷，也更美，更令人驚心動魄。不過在所有以上所說的反常的戀愛故事中，我們知道，是任何人都不要以第三者的身分致其勸告的，那必然絲毫無用，因為他和她的理性已經潰滅了，他和她已經只有獸性，沒有人性的了，那奔泰西亞更是獸慾魔性，不過是最美而精緻的罷了！克賴利特底奔泰西亞是這樣：

勇敢的女人族阿馬宗 Amazons 的女人以其俘囚為丈夫，成為俗尚，倘為對方所敗，則不可能為婚配，而且是奇恥大辱。女王奔泰西亞戰勝希臘人和特洛意人，可是她所愛的是阿起里斯這個英雄，不幸她又被阿起里斯戰敗了。阿起里斯也是愛她的，阿起里斯想法使奔泰西亞認為他自己是戰敗的俘虜，冀以成就婚姻，當然奔泰西亞不久就明白事實并不如此，成為俘囚的倒是她自己。於是阿起里斯縱她回去，再約她戰，以便在戰場上自己敗仗，真的成為奔泰西亞的俘虜。奔泰西亞不明白他的意思，帶着羞怒回去了。她接到戰書，她感到「兇暴的激怒」，飛身上馬，率領着她的羣犬，衝出去了。她拉滿了弓，拉到可以吻到弓的兩端，對準了阿起里斯，射穿了阿起里斯的頭！他跌倒了，喉嚨裏發着嚶，努力想再起來，可是這時奔泰西亞驅使羣犬把他咬成碎片，而隨着那像虎狼的羣犬，那美麗的女王用她自己的牙咬進阿起里斯的胸，直咬到鮮血從她口裏和手上滴流下來！我要把勃蘭克斯底書上（傅桁先生譯）所載的一首用血寫的長詩引錄在此：

「起上前去呀！她叫着，帶弋里斯，前進哪！雷恩諾！前進哪！斯芬克斯！梅朗普斯！狄爾凱！前進哪！希爾康！
這樣叫着，——和她的羣犬衝上前去，呵！黛阿娜神嘍！
像羣犬中一匹犬似地，捉住

他的盔甲的羽毛，將他曳倒。
先是一把咬着他的頸，又一把咬着他的胸，他倒下的時候，大地在震顛了！

他，滾轉在鮮紅色的血中，
摸撫着她柔軟的頰，叫道：

奔泰西亞！我的新婦！你不曉得你自己了嗎？

你是這樣地準備着新婚的宴會麼？

可是她，這個母獅子，會聽見他的話嗎？

這餓狂了的母獅子，在那荒野上

兇猛地圍着那倒臥着的餓食，

她從他的胸上撕下了那鎧甲，

用牙咬進他的血肉裏，

她和那羣犬在比賽，

奧克蘇斯與斯芬克斯咬他的左胸，

她咬他的右胸，

血從她的口裏和手上流洩下來！

以後她意識稍清時，立即就說：

有許多女性，當抱着情人的頸時，

說出這樣的話來：我是那般愛你，

愛到能够把你吃下肚去；

可是過後，再一想起那些話來，

心中不快地厭惡那些話了。

但是，我底愛人嘍，我絕不是這樣的；

當我抱着你的頸時，

我不這樣講；我只會實行！

我不是如你看我似的那樣瘋狂！

她說：

「咬Birre與接吻Küsse

是押韻的，當我們最熱烈在愛時，

我們時常會把它這兩件事混亂了」

中國有惡之欲其死的成語，但愛之欲其死，而且驅率一羣惡犬，相與比賽地親自咬死所愛的人，吸食其血肉，像上述殘酷故事，那惟有十八九世紀德國極端神祕浪漫詩人有那樣獸性狂想。克賴利特之作，盡量發揮愛之肉慾，那女主人公像一匹從酒祭神前跑出的兇暴的虎樣，啃喫所愛的英雄以為快，雖不過是經過詩人美化了的幻想，然而也太可慘烈的印像呵！偉大的政治家對於他的事業，偉大的詩人對於他的創造，不是把他的事業，他的創造，當為身外之物，與他的生命，人生觀不相關的偶然完成的；恰恰相反，一定和他的全生命及整個人生觀相血肉聯結，不可分割，才有偉大的成功。克賴利特的奔泰西亞故事，幾乎就寫的是克氏自身的運命，一個沒有克氏那樣憂鬱病痛的人，單憑一念幻狂，是不可能那樣殘忍到美化的故事的。一八一一年十一月，克氏同他的愛人享麗艾特，佛蓋爾夫人談及初戀時的成約，他的愛人說，你曾經答應我，說凡我的要求，你都可以應允的嗎，克氏說是的，於是，「那末，殺了我吧，」她說：「我的痛苦是太厲害了，我簡直不能再忍受生活的苦。我沒有一刻肯相信你會這樣作的！」現今的男人就根本不是男人了！」不久他用槍在望湖打死了他的夫人，然後打死他自己，克氏底憂鬱病痛之一，是一生貧苦潦倒；另一，是他反對那時全歐暴君拿破侖，而拿破侖却又強迫普魯士與相結盟以共同對俄作戰，這是他自殺前不久的事。克氏的全生命與他的文藝創作是血肉相連的，所以他的文藝創作真的要折取歌德頭上的月桂冠了。

以上所寫的，對於像我這樣疲乏無力的人，是一種使我興奮的強烈刺戟；但亦因太無力了呵，我竟要退縮到不敢豪飲這些太烈性的苦酒。現在有一首德國古時童歌，引在這裏，它是富於憂鬱感的，又是寂寞幽靜的，我願沈

浸在這憂鬱靜寂的美感裏以了此碌碌一生。（仍是引錄自十九世紀文學主潮

一書中）

「飄蟲呵，飛吧！

你底父親在戰場裏，

你底母親在朋馬南，

朋馬南是在火焰中，

飄蟲呵！飛吧！」

這首童歌由今觀之，它自然缺乏積極的領導，缺乏戰鬥性。不過我是連積極和戰鬥這類字面也是不願多見到的，我且不管這些。由我看來，飄蟲底父親是在戰場裏，母親則在遙遠的朋馬南尼亞，而朋馬南尼亞又正在火焰中，這是怎樣可悲的空想，那可憐的飄蟲便負着這無限的憂傷，抱着無限的憧憬，用其無力的雙翼飛向那廣大的，廣大的世界，追求着，永遠的追求着！詩人的心靈，無盡的憂鬱，無盡的悲苦，也附着飄蟲的兩翼，飛向那永恆的無邊的天空，詩人的胸懷是仁慈的思想是絕對自由的，冥想，然而詩人的心情則是萬分悲苦而寂寞的，至於產生這種詩歌的是如何的現實，也是可想而知的。這短短的詩歌是如何地擦起我的痛苦的心魂，使我每一想起，就要流淚哩！作為今世人的我，每一想起這詩歌，總感到太可悲，太可怕了！我不願我底兒女們看到這詩歌，我怕他們那稚弱的靈魂會因而烙上悲楚的印記，因為我底這幼小的兒女們呵，他們正處在這不安的時代，只要一接觸到這類勾動人心魂的辭句，他們就必然要深深地感應着無底的悲哀的！這并不是說，我這為人父的是在戰場裏，也不是我底妻是在火焰中的朋馬南尼亞或什麼地方；但是今日的中國，誰底父親不是在戰場裏，誰底母親不是在火焰中處的朋友馬南，那個地方無火焰，那個孩童不是像飄蟲似地正在無盡憂傷，無盡憧憬，飛向無盡天涯！

飄蟲呵，飛吧！負着你底無限憂鬱，飛向無限天涯吧！飄蟲呵，你一定寂寞了，疲倦了，飢餓了嗎？但是，比着人們，我親愛的朋友，你還是幸運

的，你尚能自由地飛向無邊無盡的天涯呀！

對於這種浪漫詩人，那特有的空漠，憧憬不盡的意味，如上述瓢蟲歌，更富有一種深刻的憂鬱感，實在令我愛好，令我悲懷，尤其是處在這戰亂不安的現時代，讀之真是難過萬分！憧憬這個字，在對於德國十八九世紀浪漫主義理解上，是很要緊的，茲根據勃蘭斯先生所說，作一簡單解釋，憧憬 Sehnsucht 就是可望而不可及，雖不可及却到底又確實可望的，仍然歸到「無目的」「無努力」的一種茫然幻覺的心情。憧憬的對象是「青之花」——完全的理想幸福。「青之花」是神祕的幸福之象徵。美的花，在前了，又消失了；雖消失了，仍可嗅到一種芳冽，可供陶醉。又如蝴蝶似地，飛舞在花叢中，忽而落在紫羅蘭上，忽又落在一種熱帶花草上，可是她總在追求着

博學的歌德

李愷悌

歌德之能代表他的時代，猶如但丁之能代表但丁的時代。若謂但丁是中古文化的綜合，則歌德不但是傳統文化的綜合，而且是未來文化之預示。但丁的成品是神曲，而歌德的成品是浮士德。浮士德雖不如神曲有系統，然而卻是超時代性的，神曲則限於時代。浮士德是歌德對未來的靈感結晶，在這點上，為神曲所不及。

國的氏，表示出身貴族。自他的祖父始，便世代居住在福爾克福自由城。父親是一名書生，當福爾克福城的地位漸趨重要的時候，曾經作過市議員。

(一) 歌德的學習生活

歌德有極高的文字才能，在八歲以前，便通法、拉丁、意、希臘、英、諸國的文字，德文是國文，自不必說。

他且善於交際，十歲時便結交全城的朋友，各種出身不同的朋友，又因他好奇心重，對於他所遇見的每一個

(二) 歌德的出身

歌德的全名是喬漢·吳根·封·歌德，「封」(Von)的意思，好比中

朋友的技术，莫不窮根究底，潛心學習，一二年後，除缺乏農村的知識外，其它經驗，一應俱全，因為他只在城市活動，而沒有交着一個農村的朋

友。十六歲的時候，他的父親送他進奈不支大學，學習法律，但他嗜愛文學，暗中收藏莫里哀的喜劇和柯尼爾的悲劇，對莎士比亞，也手不釋卷。不幸他病了，在家休養了二年，痊癒後他的父親又送他到史特拉斯堡大學讀書，這大學位在阿爾撒斯，名義上是法國的屬土，它的風習，却不似法國。一七七一年，在該大學卒業，用

辯論的方式取得了博士的學位。歌德的興趣廣泛，在大學裏讀書時，並且發現了歌德式建築物的原理。

(三) 狂飈時代的歌德和他思想的出路

他大學畢業後便返家鄉，充當律師，這時德國有一派新潮流，便是狂飈運動，他們崇拜莎士比亞的活力，這種風尚，流入法國，便成浪漫主義，浪漫主義者一意反對一切的規律，盡歸萬物於自然。當年歌德寫了一本人物傳記，主角的性格極似水滸中

憧憬着那理想的幸福。憧憬與靈魂 Gemüth 可以說是浪漫詩人的創作乃至生命的精靈，是十九世紀前德國特有的羅曼蒂克與理想的自由精神之源泉。

我已經說過，我現在再說幾句，那時英國法國的社會上有一種權威存在，有定型，法則，有禁制，英國人特別是女人，習為沈默，過定型生活，法國女人則更富弄，掩飾。德國意大利社會上是自由的，不過德國流於幻滅的企想，有憂鬱陰暗的色彩，而意大利則是明朗坦白謙遜的，有健全的人生態度，對於意大利那時的寬大溫和的人情味，是多麼令人嚮往呵！斯台爾夫人說過「心靈與精神的優越是非常道德的」，那古往今來寄居在意大利海岸的詩人哲人們，其心靈與精神是多麼餘裕，多麼優越呵！

的梁山泊，那綠林豪傑，足以代表狂
颯運動的崇拜對象。

次年，他對他的律師職業，感覺
寂寞沒有能奈，於是開始了他的旅
行，在路過維支那地方的當兒，遇見
一個美麗端莊的少女，名喚夏洛蒂，
友父是修道會的管家，女母已去世，
女已許人，未婚夫是諾漢威公使館的
秘書，各喚加斯特，言談舉止，十分
文雅。不久歌德又結識了一個新交，
名喚耶路撒冷，其人性孤僻，也是一
個公使館的秘書，他終日愁眉不展，
論自然哲學，愛他朋友的妻子。

歌德這次出遊深受這個怪人的影
響，回福爾克福不久，便找到加斯特
的報導，說那怪人自殺而死。翌年又
接到加斯特和夏洛蒂的結婚請帖，這
些都是造成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許多片
段。

秋天來了，歌德信手寫成少年維
特之煩惱，其情節雖極其簡單，但文
字美麗動人。少年維特，不過是耶路
撒冷和他自己短期人格的對影，表現
反對一切規律的狂性。書中女主角夏洛
蒂，即是引用真人真名，但書中的較
為多情，較為熱烈。書中第三者阿爾

伯特，指的自然是夏洛蒂的丈夫，但
阿爾伯特體格狹小，滿不如加斯特的溫
文爾雅。這本書便是狂流的出路。

(四)少年維特帶來的

悲哀

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時幾成爲聖經
，一般廣男怨女口袋裏藏着它，心中
嚮往着它，口中呢呢的音誦着它，終
日追求那幻想的維特和夏洛蒂，他們
爲維特和夏洛蒂流了許多同情傷心之
淚。

歌德使狂流在德國延長了二十年
之久，時人都喜歡以維特主義者自居
。據說法皇拿破崙也酷愛少年維特之
煩惱，并且常爲它流淚，覺得這是世
上最高度的享受之一。中國也受了它
的影響，表現得最顯著的，是熱心於
五四運動的男女，他們願意做維特，
她們願以夏洛蒂自居。這本書的英譯
本發行數最多，因爲它同時受冷酷英
人的歡迎。

這本書問世以後，歌德每天接到
善男信女的來信不可勝數，信中言
他們對歌德的崇拜和欣賞，歌德爲此
不勝其煩，於是應魏馬國務院的邀請

，入充議員。魏馬是萊茵河旁的一個
小國，歌德在魏馬並沒有什麼政務的
工作，却組織了一個劇團，同時並修
建劇院。

在魏馬仍可接到許多關於維特的
來信，這時歌德十分後悔他寫了這本
書。他親眼看見了一個魏馬女郎自殺
的屍身，她手中緊握着少年維特之煩
惱。於是歌德日夜思挽回少年維特所
引起的不幸。

一個讀者名普奈幸的，讀過少年
維特後變爲厭世，遁入深山之中，依
獵爲生。歌德隱名去拜訪他，想開導
他，然而不得其是，歸後又常以書信
勸導。一七七八年，普奈幸到杜斯堡
大學充哲學教授。

歌德不喜維特帶來了這麼多的悲
哀，維特主義葬送了多少可愛的青年
，即是後悔也來不及了。

(五)中年歌德的生活

經驗

歌德因弄文墨，闖下了一個大禍
，於是轉而從事研究自然科學，如地
質學解剖學植物學等，最後他得到一
個結論，以爲生物都有一個道理，

此種道理，名之曰「大和諧」，人便
是這大和諧的一個主調，他的說法，
爲今日科學家所推崇。

一七九〇年歌德發表了他的植物
的典型，當他尚在青年時候，終日想
像一個植物，可以作所有植物的典型
，凡這個植物所具備的一切條件，足
以代表自然界的任何植物，這是他自
己的天演論，自然界其實沒有這個植
物存在過。

一七九二年歌德應命加入普軍，
干涉法國革命。九月，法國在法邁獲
勝，軍士高呼「法國萬歲」，歌德對
他的同志們說：

「自此時此地始，世界史上開始
了一個新紀元，你們都應以會參加這
一個新紀元的誕生禮爲榮。」

歌德是第一個認識法國革命意義
的人，身臨戰場，便預言這次革命足
以轉換了歷史的方向。

歌德似乎沒有研究中國史，此外
他無不涉獵。他終身充魏馬國務院議
員，死在任上，時年八十有二。

(六)歌德的終身作品

浮士德

當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時候，他

便想把自身經驗與想像結晶成書，那時他還在大學裏讀書，是一七七〇年的事。四年以後他便在魏馬動手寫作，至一八三一年八十二歲死前方告成功。

浮士德採取戲劇的體裁，分爲上下兩部。上部是歌德青年的作品，前後約費了廿年光景，他寫的時候并沒

有按次序，一七九七年寫完後，加以整理，一八〇六年正式出版。下部是老年的作品，也費了廿年的光陰。

根據歷史傳說和歷史人物，加上歌德自身的生活經驗和想像，這部不朽的作品是以告成。

十六世紀曾有名克利斯多佛馬盧威的，寫了一本浮士德博士傳，那浮

士德是個江湖的術士，撞騙爲生，可以授人以魔鬼之力，作人力所不能至的事，到人不能去的所在，相傳中古以來，很多巫士都請教於他，凡請教於他的，須出賣自己的靈魂，那張出賣靈魂的契紙，須用自己的血書成，這個故事亦成爲浮士德的根據。

歌德幼時，對傀儡戲發生過很高度的興趣，并且懂得傀儡戲的演出步驟。年事既長，深感參加各種活動，取得各種經驗及求得各種知識，皆是永久的快樂。於是歌德把靈魂寄托在浮士德上，希望如是求得永恆快樂的真諦。（待續）

學術界的權威·巨型月刊

求真雜誌

每月一日出版·歡迎訂閱

「閱戶優待辦法」暨「外

埠經銷辦法」，函索請

（附貼郵信封）即寄。

時論選輯

台灣需要好政府

John W. Powell 作
守 一 譯

這篇文章，是密勒氏評論報社長兼總編輯約翰威爾於台變後赴台考察回滬後的報告。我們譯載它，並不表示我們確信他所報道的事實，更不表示我們同意所發表的意見。就我們看，把台灣人民對於滿清王朝的叛亂說成對於中國的叛亂，固然遠離歷史的事實，而說今日台灣人民企圖完全獨立，乃至於推翻日本人回去，更是荒謬絕倫。不過，台灣事件是一個大的事件，其所及於國內以及國際的影響，是至深且大的，前者如政府之下令地方政府減免易招人民反感的措施，後者如美國部份報紙刊物及個人之主張台灣由美國託管，甚至主張置中國於麥帥權力之下，僅就介紹某一美國人對於台灣事件作如是觀的一點來說，我們認為譯載這篇文章也是有意義的。何況從最惡毒的攻擊裏，我們常常可以得到最寶貴的教訓呢？

——譯者

陳儀及下屬如何欺騙台灣人民停止其行動的詳情，聽起來簡直像發於幾世紀前的故事一樣。這樣的事情，特別當人們認為人民的要求是如何合法的時候，幾乎不相信會在二十世紀發生。

為政府壓制政策之自然結果的暴動，開始於二月二十八日，日益加劇，到三月四日左右，人民在事實上控制了全島，陳儀和他的官吏，則躲藏在台北及其他城市設了防的機關裏。當事實表明人民已佔領了上風的時候，這位過去的狠毒老軍閥陳儀，一方面拖延時日，一方面電京請兵。三月一日，一個代表人民的委員會，謁見行

「(一)所有參加暴動人民，全由於一時感情衝動，失去了理智之故，將不加追究。

「(二)憲警所捕參加暴動人民，全部釋放。

「(三)事件中死者之家屬，將優予撫恤，傷者則免費予以治療，二者皆不問其為台灣人抑內地人，官吏抑人民。

「(四)設置一委員會以處理此次事變之善後，除政府官吏參政員參議員外，并邀請各界人民代表參加，以明容納多數人民意見。

台灣同胞們，對於政府所採取的如此寬大的步驟，你們一定滿意了。我愛台灣，也愛台灣同胞。我希望你們聽了這次宣告之後，會安靜下來。我希望你們馬上恢復二月二十七日以前的狀態，各安生業。我相信，在這次事件之後，政府與人民將更能合作，以求精神之一致。」

三月六日，內地部隊還是未有到達，(雖然在三月一日，就是他向人民發表第一次「友誼」播講的那天，他已經講過兵了)。而且人民幾乎控制了全島，陳儀又在廣播中向台灣人民宣佈了他的改組並且擴大政府的決定。

他承諾普及全島的選舉，承諾取消臨時性的獨裁的行政長官制，代以正常之省主席制，也承諾任命著名的有才能的台灣人担任各種政府職務。在結尾的時候，他說：「我誠懇地希望人民信任政府，與政府合作，共同維持和平與秩序」。和平與秩序是維持了，但是陳儀所不能同意

政長官，提出下面的五項條件：(一)立即解嚴；(二)立即解釋被捕人民；(三)禁止軍隊憲兵向人民開槍；(四)政府人民合組委員會，商討事件之處理；(五)陳儀親自廣播。

陳儀立刻接受了全部要求，在當日晚的廣播中，他確認了他對這些條件之接受，說他願意寬大，並且說他相信人民也會認為事件已告結束了。

三月二日，陳儀又向人民廣播。
「現在，為了鎮定人心，加速恢復秩序，我決定採取更寬大的步驟：

的是，和平與秩序爲人民，而非爲瑟縮在營房的機關槍後的憲兵所維持。

三月八日的正午，憲兵第八團團長張慕陶少將拜訪在市參議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他說他希望處委會重新考慮撤退內地軍的要求，他說他希望處委會不要「捲入」事件的漩渦，他指出，只有很少的憲兵，要塞守軍與空軍基地守軍在臺灣，而這些完全是國軍。

他說：「我敢保證，只要人民不打算解除士兵的武裝，就不會發生紛擾。我願意特別地告訴你們，本省的政治改革要求是非常合理的。中央政府不會派遣軍隊到臺灣來。我誠懇要求台灣人民不要刺激中央政府，幫助政府維持秩序。我敢以生命保證，中央政府不會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我說這些話，完全出於我對本省對國家的熱愛。我希望台灣在這次政治改革之後，成爲模範省。」

當天下午，由內地來的第一批部隊到達基礎，夜半之前開入台北，這增強了張將軍的兵力，於是大屠殺就開始了。出現街頭台灣人被槍殺，很多房屋被搜查，而居民就被劫掠和屠殺了。

第二天早晨，處委會的多數領袖被捕。三月十一日，陳儀又對人民宣稱：「昨天我又宣佈了戒嚴。現在，我誠懇地告訴本省人口大多數的良善同胞，這次戒嚴的宣布，完全是爲了保障你們的安全。你們多少不要爲亂黨叛徒的造謠

生事，所動搖，發生疑慮。對於守法的同胞，絕不會有輕微的傷害。你們儘可以「安心」。

正在他發表播講的同時——他的新到達的軍隊（就是張將軍「以生命保證」不會來，而爲陳儀早在三月一日就請求了的軍隊。）在台北成百地屠殺人民，而且已經向南出發，把相同的恐怖統治帶到其他的城市與鄉村去了。

在同日，他了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命令。在大部份的委員都已被捕之後，處委會自然沒有再存在的必要了。

幾天以後，新聞檢在恢復，大多數的台灣報紙被軍事當局下令封閉。僅存的幾家報社之一，國防部機關報和平日報，也因爲登載了中委會撤換陳儀的決議，被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下令停刊。

陳儀及其走狗們，爲什麼會如此可恥地，以口是心非的手段欺騙民衆，其理由是不難了解的，這不過是一個舊軍閥主待貪污腐敗，任用私人的政府的老方式而已。這與他從前在福建所主持的那樣的一個政府，除了幾點現代化的改進之外，並無二致，福建舊日的同僚，跟着他的還是很多。陳儀無疑地認爲，無論事件之前或之後，他主持台灣行政的方式都毫不錯誤。

因爲他是一個軍閥，所以他不會把人民的權利看得有什麼重要，也不會徹夜無眠地爲他的軍隊所屠殺的台灣人民難過。他無疑地對他自己

感到非常滿意。在他壓榨台灣人民的一年半時間中，他爲他的舊同僚找到了事情作；而當新近的困難局面裏，他儘量玩弄手段，直到軍隊開到，他可以壓倒那些對他表示不同意的人。

台灣人爲什麼終於對他們的「解放者」興起叛旗，其理由是不難了解的。

台灣與中國發生關係之後的全部歷史，是一部對內地人錯誤統治的叛亂史。當滿清統治台灣的時候，曾經發生二十次大規模的叛亂，小的暴動與騷亂還除外。這樣的一種情況繼續得如此之久，以致到今日，台灣還有這樣的俗諺：「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

當滿清在一八九五年訂立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給日本的時候，台灣人民拒絕接受這個轉讓，建立了台灣共和國，反抗日本的佔領。這使日本花費了六個月的時間去壓服這個島嶼，花費了幾年的時間取得和平與秩序。晚至一九三五年，還有土人對於日本的反抗。

隨着日本的投降，中國佔領了台灣，這個時候，台灣人完全忘記了他們在五十年前，和他們內地表親的不合，把中國軍隊和官吏，當作解放者，熱烈歡迎。而這些「解放者們，從陳儀一直到小兵，他們的行爲併不像解放者，却更像佔領者統治被奴役的人民一些。這些軍隊，多半出身於中國的未受教育的農民與苦力，就有教養的台灣人看來，好像是些惡漢。而軍隊確實也把內地

的不良習慣帶去了。

中國的官吏連許多小事如像台灣人不在許在城市的街道上亂拋菓皮紙屑，都不能了解。除了文化的間隔之處，官吏和士兵，照他們在內地的老習慣行動，他們徵發好住宅好辦公處，一個錢不給。事實上，他們見了好東西就拿，連吃的東西也不例外，一律裝上船運到內地去賣。這形成了最近在一九四五年一次飢荒的大部份的原因。這飢荒，在近幾十年來，還是第一次。

中國人的這種剝奪一切的辦法是不會維持長遠的，當日本人爲了他們本國的利益，剝削台灣的時候，他們很懂得當年只拿走多少，方不致於減少第二年的收入。他們也很明瞭，如果增加台灣的生產能力，他們就必須從每年的利潤中，拿出一部份，投回到台灣去實現某些發展計劃。中國人也許忽略了這個極簡單的真理，也許根本不關心別的，只是對搜刮有興趣，因而不惜爲了眼前的近利，把「資本」都出賣了。

這種政策，加上某些官吏的個人貪污行爲，台灣人就被所贖無幾了。他們眼看著他們的現代城市和工業設備在中國人的錯誤管理漠不關心之下，分崩離析，而他們則一天窮困一天。有幾個官吏的住宅，在暴動的第一天，被暴民洗劫了，拿出了大量的贖品：食糧，金銀塊，以及數百萬現金。

日本的事實局被中國當局保留了下來，這使

他們從內部控制了糧食，酒，烟茶等重要商品。

此外，貿易局之設立，掌握了全島的進出口貿易，把台灣人從其餘的有利可圖的經濟領域裏排除了。官吏們爲這兩個機關辯護，說他們可以保障充分供應，防止囤積居奇，而且，用他們的收入（單只專賣局的收入，就可以供給本年度省預算的百分之四十。），可以減低產稅。這種理由，本來就可憐，而因爲所有兩局的「利潤」並未用在台灣，更顯得可憐。何況兩局效率極低，浪費極大？

例如，專賣局下令所有的農民及小商人把收穫的茶葉賣給局裏。因爲給價較平常爲低，許多人都躊躇不前。可是，也有一些人把他們的茶葉送到政府那裏去的。他們中間，雖有幾個人取得了貨款，至於大多數人，則到今天爲止，分文未得。

專賣局打算把這批茶葉出口，但是却因爲缺乏與這一行的聯繫和換頭不知腦，只賣出了一小部份，而且還是在上海和香港市場上零售出去的。明顯的事實是專賣局從農民手裏盜竊了茶葉，却弄得一塌糊塗，即或賺了一點錢，也都不在台灣了。

除了專賣局與貿易局，省行政長官公署還設置了下面的一些官辦公司：台灣省玻璃工業公司；台灣省航業公司；台灣省生命保險公司；台灣省保險公司；台灣省造紙公司；台灣省電器製造

公司；台灣省造船公司；台灣省電力公司；台灣省鳳梨公司；台灣省工礦設備公司；台灣省印刷公司；台灣省運輸公司；台灣省醫藥器材公司；台灣省水產公司；台灣省食糖公司；台灣省肥皂公司；台灣省茶葉公司；台灣油料公司；台灣鐵廠；台灣鋼鐵；以及台灣建築公司。

除此之外，政府還設立了一個製鋁公司，一個製銅公司；一個化學肥料公司，一個水泥公司，一個紡織公司，一個煤礦公司，一個陶器公司，一個工業化學公司，一個乳品製冰公司，以及幾個運輸公司。

由於這樣一種經濟態度，使台灣有了中國人只對剝削有興趣的印象，就無足爲怪了。而台灣人繼續說着一句日本話：「Shine buka kane taberu」（中國豬吃錢），也就易于理解了。

當人們詢問何以由從中國佔領以來台灣竟落到這般地步的理由時候，省方官吏解釋說，這完全由於，日本發展台灣的計劃是把台灣緊密聯繫於日本工業，以及美國轟炸，對工業毀壞，過重的結果。這兩個理由確實可以說明今日困難面的一部份原因。但這並不能保證，如果中國人接收台灣的時候，交通與工業，都在最完好的狀態底下，他們就不會剝削它了。

日本曾經把台灣的全部工業和農業，緊密地依附於自己的經濟，致使轉移成了嚴重的打擊。日本曾經主要地用大量肥料的辦法，把農產提高

到了一個令人不能相信的程度。自從日本投降之後，本地事實上沒有生產肥料，聯總所輸入的，也為量甚少。在我們知道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台灣由亞洲國家輸入總額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肥料之後，就自然會理解缺乏肥料對於減少糧食生產之嚴重性了。

在其他許多方面，日本在台灣建造的工業設備，僅能加工或製造半製品以供給日本工廠，却不能製造成品供應世界市場。在製糖與製鋼工業方面，尤其如此。用這種方式，日本為自己保留了完成製造程序以及輸出成品的工作。明顯的，中國在這方面不能給台灣以任何幫助，而且即令是台灣的這種部份地加工與製造的工廠，比之中國，也進步得多。

可是，這些有力的困難，並不能作為中國行政效率低劣之辯護。除了幾種特別事業，如鐵路系統工作優良之外，這種行政效率之低劣，使台灣的生活水準，日益降低。雖然陳儀的許多屬員才具優長，盡忠職守，清廉自持，然而整個的情

形是實陰暗的，台灣人民的前途是絕望的，除非政府改變方針，給予台灣以一個新的管理方式。

一直到三月底，內地來的秘密警察，還在以日初兩星期的騷亂作借口，繼續他們的劫掠行為。他們密告台灣富人，加他們以違反政府經濟統制之罪。在兩個有充分文件證明的案子裏，控告被判為完全虛構，經過有關外國商行的干涉，那些被捕的人開釋了。但是，在多數情形下，被捕的人都從此失蹤了。

在日本投降已經一年半之後，當局還在使用的另外的一個生財之道，是以戰時通敵的罪名，勒索台灣富人的金錢與財產，這個罪名，這樣的使用，自然是非常可笑的，因為在被佔五十一年之後，那一個台灣人不可以叫做通敵的漢奸，中國政府在和日本簽訂了一個條約之後，放棄了台灣，自此之後，台灣人就成了日本的老百姓。事實上，就法律來說，台灣人還是日本人民，而且除非對日和約簽訂，還將繼續是。

今天，台灣人在要求一個聯合國託管制，尤其希望受美國的託管。自然，他們也許真想完全獨立，但是大多數人並不相信他們能夠如此。如果他們必須保持現有的地位，一個從屬於一個亞洲強國的地位，他們寧願日本人回來。任何一個台灣人所最不願意的是中國的管理。

無論就地理說，抑就歷史說，很明顯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而且在將來，也必然如此。台灣的經濟如此發達，與內地聯合起來，可以兩受其益，為中國打算，唯一的解決辦法是，認清六百萬台灣和四萬萬內地人一樣地是人，同樣地有權保持個人的尊嚴，經濟的繁榮，與對於自己命運的發言權。

一切都看中國了。在日本投降後的短促時間之內，它已盡力引起了台灣對自己的仇恨。在以後若干年中間，如果能勉勵的施用好政府與常識的政策，情況會好轉的。

（譯自四月五日密勒氏評論報）

湖北論壇約稿簡則

- 一、本刊為社會性刊物，言責作者自負。
- 二、本刊之宗旨在於研討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之理論與實際問題，謀健全輿論之發展，藉以促進地方自治及民主制度之建立。凡適合此旨趣之文稿均所歡迎。
- 三、本刊歡迎下列三類文稿：
 1. 研討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理論與實際的論文。
 2. 敘述本省各地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實況的通訊。
 3. 短篇文藝作品。
- 四、論文每篇以四千字為原則，通訊與文藝作品每篇以二千字為原則。
- 五、來稿文體以語體文為原則，淺近文言亦間採用。
- 六、文稿須用有格稿紙，抄寫清楚，標點亦佔一格。
- 七、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事先聲明。
- 八、各類來稿均須作者署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否則不便登載。
- 九、來稿登載後其版權仍為作者所有，但如本刊彙印叢刊時，得自由編纂。
- 十、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酌致稿費五千至八千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一四六號
 湖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三八號
 中華郵政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湖北論壇

第二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劉叔模

主編人 湖北論壇委員會

發行所及定購處 漢口湘芬書局
 (漢口交通路廿六號)

印刷所 湖北民生印刷公司
 (漢口生成南里十二號)

特約經理處 黃岡黃岡書局
 沙市啓文書局
 施南商務印書館分銷處
 老河口良友書局
 鄖縣中國文化服務社

分銷處 武漢及各地大書店

歡迎長期訂戶 預收刊費國幣壹萬元
 按期八折優待 本期售國幣一千五百元